

清
雍正
顺治
正合
版订
本

宜君县志



公元二〇〇八年九月



清麗堂版合訂本

宜君縣志

YI JUN XIAN ZHI

中共宜君縣委史志辦公室

宜君县行政区划图



宜君县志



中共宜君县委书记熊晖题



宜君县旧志整理委员会

顾问：	熊 晖	中共宜君县委书记
主任：	刘 冲	宜君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主任：	郑振峰	中共宜君县委副书记
	田芳珍	宜君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委员：	王永平	中共宜君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宏林	中共宜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张桂芝	中共宜君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韩喜旺	中共宜君县委办公室主任
	白 冰	宜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长孙潮	宜君县发展计划局局长
	吴范林	宜君县财政局局长
	杨宏杰	宜君县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志军	宜君县教育局局长
	樊茂生	宜君县文体事业局局长
	陈华民	宜君县广播电视局局长
	白连仓	中共宜君县委史志办主任
	田明放	宜君县档案局局长

委员会下设整理标校工作小组

组 长：白连仓 县史志办公室主任

副 组 长：苗福红 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主 校：杨烈忠 县一中原校长

特邀主校：刘耀林 市委史志办公室方志科科长

整 校：管来成 王艳云 蔡会存 张 强 田敏莉

标校说明

一、2008年重新整理、标校合订本《宜君县志》一书，是在中共宜君县委员会、宜君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史志办公室的精心组织、指导下，重新整理、标校的一部旧志资料书。

二、本书在整理、标校过程中，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确保质量的原则，坚持“核准、严审”的工作方针，以流传于世的清顺治《宜君县志》和清雍正十年《宜君县志》为依据，以1991年县委史志办公室再版的清顺治《宜君县志》和1982年宜君县档案局再版的清雍正十年《宜君县志》为基础，查漏补缺，将两个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宜君县志》整校后合二为一，遂成为2008年整校版《宜君县志》珍藏本。

三、本书在整校过程中，对再版《宜君县志》中大、小字号相杂注释的模式进行了变更，取消小字号，将小字号形成的注释改为相同字号添加括号进行注释。

四、将再版《宜君县志》中的小字号译文版式变更，变小字译文为同字号译文，全书形成统一字号。

五、本书在整校过程中，其书写格式一律自左向右横排，标点符号按国家出版总署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六、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对再版的清顺治《宜君县志》中的“随原文后译释”、“难词后有注释”和清雍正十年《宜君县志》中的“典故难词随原文加简注”与“古体繁字随原文后加注”等更改为统一志书后译注，志书中角注改为括注。

七、本书将再版清雍正十年《宜君县志》中的《县治》插图中的文字竖、横相杂排列形式，统一改为现行的自左向右横排格式，与今人阅读习惯相吻合。

八、本书在整校过程中，新增现行的《宜君县行政区划图》插页，便于读者了解今昔县域不同历史时代的变更情况。

九、本书将再版清雍正十年《宜君县志》中古诗词不分节、行的书写格式进行了变更，统一改为现行的分节、行书写格式。

序

宜君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 冲

时逢宜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之际，县史志办整理的《宜君县志》旧志合订本出版问世，这是我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幸事，既是宜君历史传承的重大收获，又为我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机遇，实乃服务当代，功在千秋，余欣然作序，以示祝贺！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整理、标校、译注旧志书，是一项播德明智、稽古鉴今、继往开来的事业。县史志办对旧志整理是为人民群众了解宜君古老文化底蕴提供珍贵史料，是将宜君古老文化资源推向社会，提升县域文化品味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明，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增添历史文化新内涵，建设生态、富裕、和谐新宜君有着重要意义。

宜君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中国养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彭祖故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军事学堂的道教圣地——鬼谷子讲学之处云梦仙境，以及哭泉孟姜女等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更有大唐玄奘译经圆寂的玉华寺，驰名中外。自宋代以来，无数先贤建学堂、修书院、办儒学、设私塾、培育英才，为创建文明社会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业圣功赫，应世代相传，以史彪炳。但由于兵灾，清代以前历史书籍俱为灰烬，志书尚无存本。直到清代，得以修志，从而填补志承的缺憾。

“国家治史、地方修志，乃知天下陵替”。《宜君县志》目前仅存清顺治元年手抄本和雍正十年查麟编写的刻印本。特别是雍正年间，志书进一步规范，修志也成为官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知县查麟崇尚历史文化，恪尽职守，编修的《宜君县志》，内容虽然简洁，但体例完善，序列井然，言简意赅。全志记载了36个序列，对宜君应兴应革之事，莫不备载，鉴往知来，每当浏览，宜君全貌，了然于胸，尤如明镜照人，处理相关事务，得心应手。查麟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尤为可敬，那亲政爱民之心让人深受激励。但其原版本，成书较早，古文叙事，文字古老，繁体竖排，纸破墨

落，字迹不清，少字缺句，无从辨认，读之困难，不便利用。研读再版本，虽有多方改进，但目前存量甚少，阅读需备工具书，深感再版本无法完全发挥资政、教化的功效。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保持很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人修史修志。”县史志办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抢救整理地方旧志的要求，发挥旧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为备查、借鉴、致用的便利，特邀众学者重新整理、标校《宜君县志》，并将顺治、雍正两版本合订出版。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各位史志同仁深入调查，认真走访，详细搜集，细致研究，潜心探讨，互相比对，严查纰漏，辩证补充，标点断句，注音标调，校除异体字、通假字，为重新整理、标校《宜君县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终使《宜君县志》合订本得以出版问世。浏览合订本，顿觉耳目一新，油然而生舒卷阅览之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重视历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国家修史，地方修志，世代相继，绵延两千余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修志立学，记文献而昭来兹，记沿革而知损益。旧志书较为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有关历史时期当地自然、社会诸多方面的状况，是研究历史和了解县情的重要资料。整理、标校旧志书，不仅是保持历史记载连续性的需要，而且具有知古鉴今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宜君风清气爽，干群一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在这与时俱进、吉庆祥和的气氛中，我愿与宜君十万父老乡亲，同心携手，承继祖辈遗风，竭力创建生态、富裕、和谐新宜君，为宜君两千余年之文明发展史，续写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目 录

(1) 宜君县志顺治本·····	1
(2) 宜君县志雍正本·····	21
(3) 后 记·····	108

陕西地方志丛书

宜君县志

(顺治本)



宜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目 次

建制沿革·····	5
县治·····	5
形势·····	5
风俗·····	5
田赋·····	5
户口·····	6
文庙（等）·····	6
山川·····	6
古蹟·····	7
陵墓·····	7
灾异·····	8
名宦·····	8
孝子·····	8
节妇·····	8
义民·····	9
语释·····	10
附录1、词解·····	15
附录2、评语·····	18
附录3、印刷说明·····	19

宜君县志

——清顺治时

建制沿革

禹贡〔1〕雍州〔2〕之域，天文〔3〕井鬼〔4〕分野〔5〕，春秋〔6〕白〔7〕翟〔8〕所居，秦上郡〔9〕地，汉曰殽〔10〕，符秦置宜君护军，后魏改为宜君县，又为宜君郡，隋废郡为宜州，唐贞观中州县，但废后复置县，属坊州，宋金仍旧，元废坊州以县，属鄜州，明仍为宜君县，国朝〔12〕因之。

县治

原在龟山之下，自明末兵燹〔13〕，俱为灰烬，后改建山上，今有上城下城之名。

形势

城据山岬，路当冲要。

风俗

地瘠民疲，礼崇俭约。

田赋

原官民地叁仟叁百陆拾顷有零，万历九年清丈，以上中下三等折算，

共地貳千貳百肆拾壹顷陆拾伍亩捌分零。夏秋税粮共壹万五千玖百陆拾捌石貳斗捌升肆合零，内折色银〔14〕壹万叁千捌百肆拾玖两壹钱壹分零。荒残后人死地荒见种熟地肆百柒拾玖顷捌拾柒亩柒分柒厘。该征本折粮〔15〕壹千叁百叁拾捌石玖斗叁升柒勺捌抄叁撮玖圭陆粟五粒。内本色粮〔16〕陆百柒拾貳石肆斗捌升貳合玖勺肆撮捌圭捌粟壹粒，该折征银壹千貳拾玖两貳钱玖分柒厘捌丝貳忽柒微五纤陆尘貳渺。

户 口

厘编〔19〕三十八里，丁口五万貳百叁拾壹口。万历九年清查，断里〔20〕断甲〔21〕貳千捌百柒拾貳口。崇祯时，奇荒大盗，死亡殆尽〔17〕。今存壹里九甲，仅玖拾肆户，实存壹千壹百壹拾丁。驿〔18〕地差烦〔22〕更兼浮丁〔23〕赔累，民日益穷，逃日益甚。

文 庙（等）

文 庙〔24〕在下城。

城隍庙〔25〕在下城。

关梁：

云阳驿，在县治东。

总铺，在县治南。

韩信铺、塔泥铺、哭泉铺：城南路。

双槐铺、义泉铺、偏桥铺：城北路。

山 川

玉华山，在城西南四十里。唐太宗避暑玉华宫，宋雍熙初，于此获一角兽，人以为麟云，金置玉华镇。

太子山，在县东四十里，秦扶苏猎于此，因名。

香 山，在县西北拾里。

龙尾山，在县西五里。

秦山，在县东南玖拾里。

龟山，原在县西，今建县治，营署。

烽火原，在县北贰拾里，夜间望之，宛如月明照映。《艺文志》云：“烽火原中夜月明”亦县中一景。

凤凰谷，在县东南五十里，曾有五色雀见，因名。

兰芝谷，在县西，谷内曾生芝草。

子午水，在县西，流入中部县，即合沮水。

玉华川，在县西四十里，悬泉自山而下，冬则冻结成柱，约高十余丈，内外莹洁如玉，诚奇观也。

洛水，在县东北捌拾里，自鄜州（今富县来，东南流入白水县。）

哭泉，在县南三十里。秦孟姜女〔26〕负夫骸骨至此，恸哭，泉出，遂因以名，泉旁有祠尚存。

暖泉，在县东七十里文兴村南沟平地壹泉，冬温夏凉，喷涌如珠。

古 蹟

玉华寺，在县西四十里，即玉华宫。本县人小龙宅。唐太宗避暑至此，曰：“小龙出，大龙入”。高宗时废为寺。西有驻銮崖，东有石室，外有水，散漫流下，曰水帘寺，内有萧城殿，唐玄奘法师于此谭经，今皆为瓦砾矣。

孟姜女祠，在县南三十里哭泉旁。

昇仙台，在县西三十里焦寨村。传有王老村居好道，迂一道士，教以饮药酒，举家飞昇。见皇后劝善书。县景有焦寨村麦声诗，曰：“空中犹闻打麦声！”此地自古不降雹雨。

清风崖，在县东南，冬不积雪。

陵 墓

彭祖〔27〕墓，在县北三十里。

符坚墓，在玉华山。

唐真将军段志玄墓，在县东南三十里段家寨。

贾村，在县西，有寇莱公〔28〕父母墓。世传寇莱公父母流移居此，一夕遥见大火，人往救，无火，而莱公生焉。其后父母葬于此，今有石人石马。

灾 异

明崇祯元年、四年、六年、七年，相继大荒，盗贼蜂起。十一年蝗虫自东南来，遮天蔽日，禾苗食尽。十二年蝻又灾。十三年奇荒，边贼乱。十四年蝗又入境为灾。十六年逆闯乱*〔37〕人死几尽。

名 宦

国朝

知县贾士章，顺治四年任，王永强叛，逼降不屈，自缢死。臣死忠，子死孝，仆死义。事闻荫幼子，通判。

典史〔29〕方一御，顺治五年任，清若廉明。王逆乱，殉义身死。

孝 子

元

刘思敬 事继母孝，父八十丧明，会兵乱思敬负避岩穴中。兵至，欲杀之。思敬哀曰：“我死不足惜，父老无目，何所倚乎！”兵怜其孝而全之。

节 妇*〔38〕

明

田氏，甯宗妻，中卿〔31〕举人〔32〕，入监以疾卒，氏携骨归葬。奉舅姑，抚一岁孤子，时年二十四岁，誓不再嫁，后舅姑寿终，子亦成立，有司〔33〕以闻，诏旌其门。

田氏，贺恩妻，恩病，氏毁容，侍汤药，及死，氏亦缢死。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王氏，夫采薪死于烈火，氏煮汤劝姑数日，墓成，氏自刎死*诏旌其门曰“孀节”〔34〕。

义民

明

王佐 宣化坊人，正统〔35〕九年大饥，舍米壹千石赈贫，事闻，诏旌其门，豁免本家杂差三年。

康允 道太〔36〕三都人，正统九年，舍粟壹千石赈饥，诏旌其门，免杂差三年。

唐国化 文兴二都人，万历三十九年全陕大饥，施粥救贫，舍米三十石、粟四百石，房屋一所，以为义仓。凶年赈饥，春放秋收。有司申请给冠带荣身，豁免免差。

语 释

建制沿革

宜君县在夏禹时属雍州区域所管辖，如同我国古代天文学根据天体运行，将四方可见到的星划分为二十八宿（组）一样，夏禹治水后，也将我国的版图划分了九个州，也划分了各个州内的界限和范围，便于施政和管辖。我们宜君县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主要是白族和翟族聚居的地方，其他民族住的很少，秦国时将宜君划归为上郡所管辖。到了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宜君县为祿祿县地，属左冯翊〔11〕（郡）所管辖。东晋（公元317—420）时，前秦苻坚曾在这里设置宜君护军，后来到北朝的北魏（公元386—534）改设宜君县，不久又改为宜君郡所辖。隋（公元581—618）文帝开皇初年，废郡改为宜州。唐（公元618—907）太宗贞观初，改称中州县，二十年，又重新设置了宜君县，属坊州（关中地区）。宋（公元960—1279）、金（公元1115—1234）仍旧称县。元朝（公元1206—1368）废去坊州，宜君县属鄜（读“夫”）州（今富县），明朝（公元1368—1644）仍称宜君县。

我清朝政府也和前朝一样，宜君县这个县名也沿用下来了。

县治

封建时代的宜君县衙门（政府），设在龟山（今县人民政府背靠的高山）的下面，自从明朝末年，屡遭战争焚烧破坏，已经化为灰烬不复存在了。后来将县衙改建到龟山的上面去，所以现在（清顺治时）有上城下城的名称。

形势

县城的据点修在石山上面，路是交通大道，南去长安，北往边塞，都很便利。

风俗

宜君县自来土地瘠薄，人民常年累月劳动生产，却收益甚少，因而疲备不堪。但宜君人民祖祖辈辈具有崇尚俭省节约的美德，是以正道谋生的。

田赋

宜君县的田亩粮赋，在前朝（明代）官家和农民的可耕地共3360顷有零，明万历九年清丈过一次耕地，排了上中下三个等级，折算结果，共地2241.658顷多些，夏季和秋季应缴纳的粮赋共15968.2840石强，其中折白银13849.11两强，特别经过明末频繁的灾荒折磨以后，人死了，地荒了，能看见所种的熟地只有479.8777顷了，应该征收的本折粮，只有1338.930783965石，其中本色粮也只有672.48294881石，应该折征的白银为1029.297827562两。

户口

前（明）朝户口，曾经整理编制，宜君县共计38个里，人口为50231人。到了明万历九年，发现断了里断了甲的2872口人。崇祯时，因为连年奇荒，五谷不收，加上大盗劫掠，人民因为遭劫和饥饿，几乎快死完了，到现在（清顺治时）只存里甲仅94户，实存人1110口。当时本县驿地的公差又多又累，尤其再加上腐败的明朝政府和它的下属，层层虚制的空名字人口的额外负担，老百姓赋粮税款的赔累，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一天比一天越发穷了，出逃的人也一天比一天越多了。

文庙（等）

云阳驿，在县东南云阳镇，明洪武年间修建，到了清顺治十六年裁并归县管辖。

山川

玉华山，这座山在县城西南四十里处。唐太宗为避暑，在这里修建了玉华宫，北宋雍熙（公元984）初年，在这里打猎的人，捉得了一只头上长角的兽，人们都传说这个角兽就是金麟呢！金朝（公元1115—1234）还因此设置了玉华镇。

太子山，在县东四十里处。秦史记载，秦始皇筑长城，命太子扶苏监督工程，扶苏路过曾在这里休息，因此取名太子山。

古迹

玉华寺，在县西四十里处，也就是玉华宫了。宜君县有个名字叫小龙的人，他原在这里安家居住，唐太宗避暑来到这里说道：“叫小龙搬走

吧，这儿要住进我这个大龙了。”到唐高宗时，废去宫，改为寺。寺西有崖，名叫驻蹇崖，寺东有凿石造成的一些屋子，屋子外面有水，很散漫地流下去，这便是水帘寺。寺内有萧成殿，唐玄奘法师曾在这里翻译过佛经，现在（清顺治时）都变成瓦砾了。

升仙台 在县西三十里的焦寨村。相传这里住有一位姓王的老人，爱做好事，他遇见一位道士，教他去饮药酒，他和家里人都饮了，于是全家人都飞升成仙了。这个故事记载于《皇后劝善书》中。这里的县景有焦寨麦声诗的传诵，诗中有“空中犹闻打麦声”的名句。相传这里气温中和，自古以来不降冰雹。

陵墓

贾村这个村庄，在县境的西面，这里有寇莱公父母的陵墓。据传说莱公父母流移居住在这里，一个晚上，众乡邻远远看见他家房子着了大火，人们都跑去救火，但到了他家，却没有发生火情，就在这时，寇莱公降生了。后来莱公父母就葬埋在这里，现在（顺治时）墓前还有石人石马等遗物存在。

灾异

明朝第十七世的皇帝崇祯（最后一帝），他当上皇帝的头一年、第四年、第六年和第七年都是相继大灾荒，盗贼蜂拥而起，老百姓痛苦不堪。崇祯十一年，又发生蝗虫大灾害，从东南飞向西北，遮天蔽日，将禾苗也吃光了。十二年又发生了蝻虫灾害，十三年更是奇荒，加上边关有贼寇作乱，十四年蝗虫又入宜君为灾。十六年叛逆闯王作乱，县境内的人因为多次受到灾荒、虫害和盗匪的劫掠，快要死亡完了。

名宦

我们清朝知县贾士章，是顺治四年任职的，当时有个叫王永强的反叛清朝，威逼贾士章投降叛变，他坚持不肯屈服，上吊自杀了。当时官方对他的评价是：贾士章之死，是为朝廷尽忠了。贾儿子之死，是为贾尽孝了。贾平日所使唤的仆人之死，是向主人尽义了。总之，他们都没有向王永强投降。后来王永强还听到贾士章的小儿子在某地荫蔽，王又把他找出来，和前面一样，通统处死了。

典史官方一御，是顺治五年任职的。他担任此项工作以来，清苦廉洁，私毫不贪，王永强叛变作乱，方不为威武所屈，慷慨就义而死了。

孝子

元朝

孝子刘思敬，侍奉继母最孝顺。思敬的父亲八十岁时，眼睛看不见了。当时有个自称某某会的组织，武装作乱，残杀抢劫，思敬背着父亲，逃到山里岩穴中藏起来，会兵找到了他要杀，刘思敬哀求说：“我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父亲年纪大了，又失去了眼睛（失明），该依靠谁呢？”会兵听了他的诉苦，怜悯他是个孝子，没有杀他，保全了他的性命。

节妇

明朝

有一位姓田的妇人，她是甯宗的妻子，甯宗官居中卿举人，因故被关进监牢，病死在狱中，田氏将甯宗的尸骨携回故乡安葬。舅父歿舅母孀居，膝下无子，她承担了奉养的责任，又抚育她自己一岁的儿子成长，这时她的年龄才24岁，发誓不再嫁人。后来舅母去世，她的儿子也成家立业了。她的节操和事迹，主管（行政）部门上报给朝廷，朝廷下了诏书并发给她锦旗悬挂在门首表彰奖励。

又一位田姓的妇人，他是贺恩的妻子，贺恩得了不治之病，田氏因为她自己长得美貌，恐惹事端，就用烈性药品毁去了自己的面容，她侍奉汤药直到丈夫死去，她自己为全节操，也上吊自杀了。有司上报了她的事迹，朝廷也下发了诏书和旌旗表彰了她。

有位王氏妇人，因为丈夫去山里打柴被烈火烧死，她煮粥汤劝慰阿家数日，待安葬丈夫的墓穴筑成，她便举刀自杀了，表示她和丈夫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她也得到朝廷下发“孀节”字样的诏书和旌旗的表彰。

义民

明朝

王佐，宜君县宣化坊人，在明朝正统九年遭大饥荒时，他舍米壹仟石赈济贫民。他的仗义行动，受到朝廷发诏书、悬锦旗于门首的表彰，并且

赈免了本家的杂差三年。

康允，本县道太三都人，正统九年舍谷子壹仟石，救济饥荒，受到明朝政府诏书和锦旗的表彰，还免去了他家支付的杂差三年。

唐国化，本县文兴二都人，万历39年，全陕西大饥荒，唐熬稀粥放饭救济灾民，又舍小米30石散赈。还将谷子四百石、房屋一所作为义仓。在这五谷不收的凶年，慷慨赈济饥民，春天将谷子放出，待到秋后才收回去。主管部门申请上级安排他光荣的担任了一定职位的工作，并且下发文件免去他家一定时期内的公差。

附1 词 解

〔1〕禹贡——尚书、夏书篇名，约成书于周秦之际，内将当时中国划分为九州，记述各区域的山川、交通、物产及贡赋等级等，保存了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资料。

〔2〕雍州——古九州之一。

〔3〕天文——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分布、运行等现象。

〔4〕井鬼——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28组，称28宿，东西南北四方各七宿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

〔5〕分野——划分的范围，界限。

〔6〕春秋——我国历史上一个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年），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包括这一段时期而得名。现在把公元前770—476年划为春秋时代。

〔7〕白——即白氏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氏族的一部分。

〔8〕翟——我国古代北方地区民族名。

〔9〕上郡——郡名。秦昭王三年置，领肤施等23县。汉高祖元年改为翟国，后仍称上郡，在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

〔10〕祿祿——汉景帝二年置县，属左冯翊……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改置宜君县，后废。唐龙朔三年再置。

〔11〕左冯翊——汉代郡名，辖24县，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其长官也称左冯翊（冯为辅、翊为佐）。

〔12〕国朝——这里是清政府自称。

〔13〕兵燹——因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14〕色银——有色银，即白银、铜币等。

〔15〕本折粮——自唐末至明清，将缴纳的实物田赋折成钱币或它物的，称“折色粮”或“本折粮。”

〔16〕本色粮——自唐末至明清缴纳的实物田赋如：稻、麦、谷物等。

〔17〕殆尽——快要完了。

〔18〕驿——古时供应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处所。

〔19〕厘编——整理编制。

〔20〕里——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25家为一里。

〔21〕甲——旧时户口编制单位。

〔22〕差烦——派遣劳役的事情又多又累。

〔23〕浮丁——空设的名字。

〔24〕文庙——旧时祭祀孔子的庙宇。

〔25〕城隍庙——迷信传说中指主管某个城的神就称为城隍，为供奉这个神所修建的庙宇，就叫城隍庙。

〔26〕孟姜女——文学故事人物。相传秦始皇时因丈夫范喜良被迫筑长城，便万里送寒衣，哭城崩裂而夫尸骸发现，后投海而死。是民间传说中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形象。

〔27〕彭祖——传说为颡项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钱名铿，尧封之于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因其道可祖，故称彭祖。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官名，周秦均设，即御史官。），寿八百岁。

〔28〕寇莱公——即寇准（961——1023），宋华州下邽（地名，故地在今渭南市东北）人，官至参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入侵，准促德宗皇帝亲征，订“澶渊之盟”。后遭王钦若等谗罢相。天禧初，复相，封莱国公，又被丁谓等排挤罢官，贬死雷州（辖境在今广东雷州半岛大部）。仁宗时追赠中书令，谥忠愍。

〔29〕典史——官名，元代设置，与县尉同是知县的下属官。掌管收发公文，明清沿置。

〔30〕节妇——有道德有节操的妇人。

〔31〕中卿——官名，周朝时的一种体制，分上中下三级。秦汉有九

卿，北魏在正卿之下还置有少卿。历代相沿，至清末始废。

〔32〕举人——汉取士尚无考试方法，均令郡国首相举荐，故称举人。

〔33〕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34〕孀节——寡妇遵守古代封建道德节操不再嫁男的称谓。

〔35〕正统——即明朝第六代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年号。

〔36〕道太——行政区划名。

附2：评 语

〔37〕*逆闯乱——这是封建王朝对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闯王李自成的侮辱诽谤之词。他们把明末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连年灾荒，老百姓饥饿死亡的惨状和农民在李自成领导下揭竿而起，要推翻明王朝解救自己的正义行动，都一概侮辱为“逆闯乱”造成，这是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混淆是非的无耻伎俩。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都已经颠倒了过来，把所谓的“逆闯乱”已正名分为“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除暴安良的农民起义军”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38〕*《节妇》——“节妇”一节，列举了三个妇女的“事迹”。第一个田氏，在丈夫死后年仅24岁，就发誓不再嫁人，这样虚度年华，不无惋惜之外，但她没有寻找死路，毅然担负了对舅姑养老送终和抚育自己一岁的孩子成人以至成家立业的重任，还是值得表彰的。但后一个田氏，从丈夫病重就毁容，丈夫死后又上吊自杀，实在是不值得的。尤其那个王氏，丈夫死了还有老母在堂，仅仅“煮粥奉劝老母数日”便举刀自杀了，是毫无价值的。何不想想，你们夫妇双双死去，留下老母怎样维生？老人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该王氏放弃赡养老母的义务，悍然惨死在自刎的刀下，她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将妇女们的思想禁锢到这种程度，造成一桩桩悲剧，虽时隔四百余年，读来犹令人遗憾和气愤。

——译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

附3：印刷说明

一、清顺治《宜君县志》手抄本，无具体编写年干、编纂者。此稿原存北京图书馆。其古文叙事，读之困难，利用欠便。

二、收集、整理、编写革命史料和各地方志，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特邀退休老教师胡正源同志进行译注。宋明清、和志强同志和县政协在此稿的释注中做了一定的工作。文体用语体文，对书中的典故难词并加简注或评语，阅读时，供参考。

三、印刷时将原竖版抄写改为横排版，保持原文格式，改古繁体字为简化字，随原文后译释，原文中的难词后有注释。便于对照阅读，助其理解、利用。

四、水平有限，译释未能表其全意，错误之处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宜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1³·9·20

全居县志

沈寓舟先生鉴定

查遴氏纂修

公元一七三三年

沈华订正

全县人士同校

公元一九八二年

李幼芳译注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次

再版说明·····	25
宜君县志图·····	27
宜君县志序·····	29
沿革·····	30
疆域·····	30
风俗·····	30
形胜·····	31
城池·····	31
镇堡·····	31
古迹·····	31
山川·····	32
公署·····	34
学校·····	34
坊表·····	35
仓场·····	35
耕田·····	36
附举报老农·····	36
驿铺·····	37
关梁·····	37
户口·····	37
地亩·····	38
站支·····	45
盐法·····	45
兵制·····	46
祠祀·····	46
寺观·····	47

坟墓·····	48
职官·····	48
宦迹·····	54
进士·····	56
乡举·····	56
贡选·····	57
武科·····	59
武职·····	59
人物·····	59
物产·····	66
艺文·····	66
重修学宫记·····	66
关帝庙重修碑记·····	67
药王祠碑记·····	68
孟姜女祠碑记·····	69
宜君城记·····	69
修仓建厅记·····	70
请减丁银疏·····	71
延属丁徭疏·····	72
驳纠藩臣疏·····	74
城隍庙祈雨疏·····	75
诗文·····	76
宜君县志跋·····	81
宜君县志后记·····	82
译文·····	83

再 版 说 明

一、《宜君县志》，仅存者唯雍正十年由县丞查遴搜辑编稿，沈青崖纂修成志。古文叙事，刻版成书，年久老化，纸破墨落。读之困难，利用欠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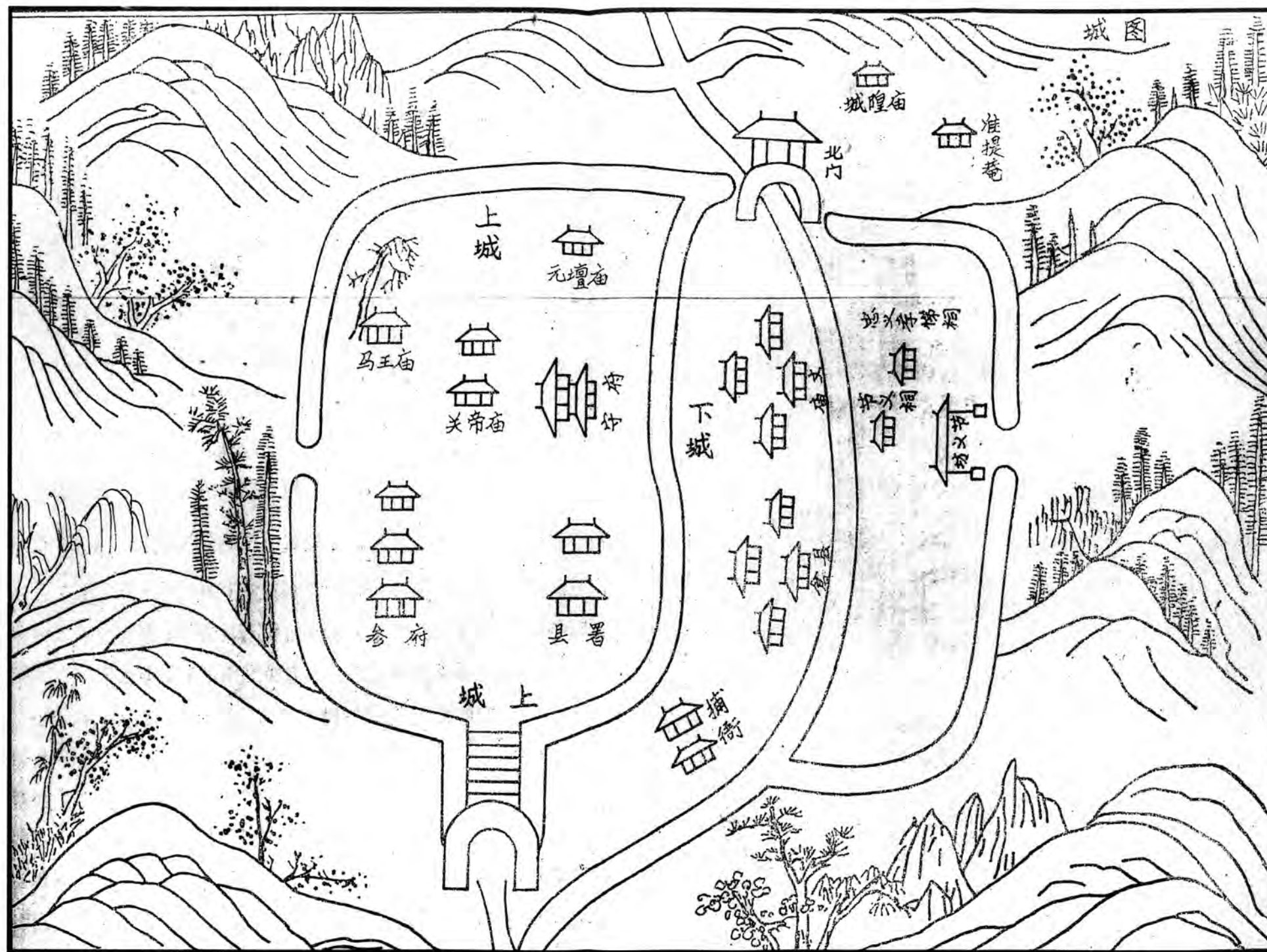
二、收集、整理、编写革命史料和各地方志，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项重要任务。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结合我宜君县志原版本，因文字古老，阅读困难，为充其利用，特邀退休老教师李幼芳同志进行译注。但原版本印字，多不清楚，间有整句字迹脱落模糊，无从辨认。复向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商借别的版本，互相对照，拾遗补缺，历时月余，始将所补的字句全部校正一过，遂即开始逐段译释，文体用半语体文，对书中的典故难词，并加简注，阅读时，仅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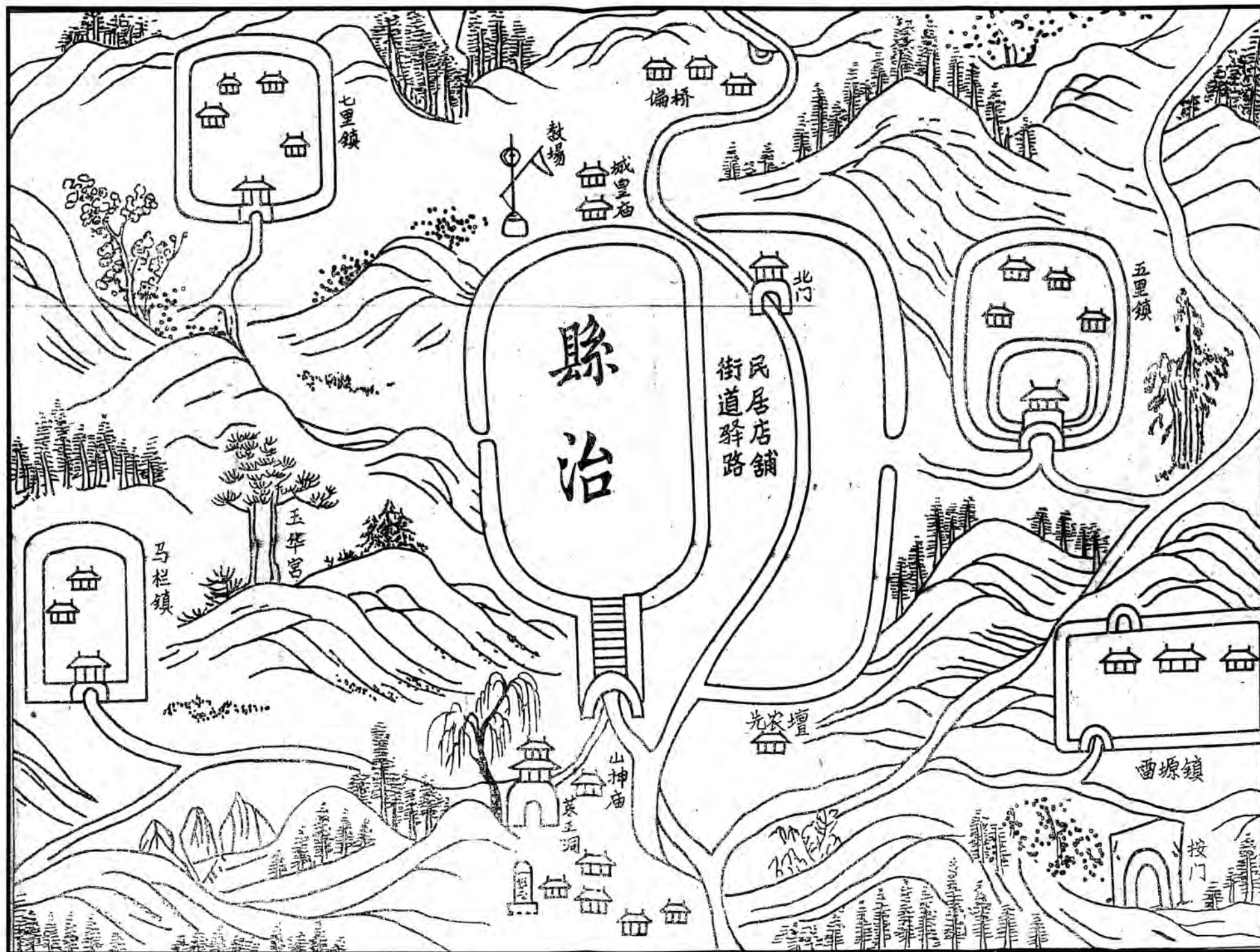
三、再版时是将原竖版改为横排版，保持原文格式，改古体繁字为简化字，随原文后加注，便于对照阅读，助其理解，充其利用。

四、水平有限，经验殊缺，译释未能表其全意，错误之处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宜君县档案局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





宜君县志序

酈（音夫 fū 一九六四年改酈县为今之富县）延一路，为陕西北门
甕（音管 guān 司门掌管门户）钥，其畝（畝古写最读最 zuì）南与京兆界
者，宜君也。洛水流其隈（音隈 wēi，曲水也），玉华诸山含秀于内，
盖当用武之国，本力穡（音色 sè，耕稼也）之训，而自远于五陵，豪侈
之风者乎（五陵即：关中的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唐时曾迁
移一些权贵之家到五陵故以五陵，指贵族居地）？明季榆镇宿住重兵，
延民大困，酈坊皆非唐宋之旧，何馱（古写独，读独 dú）于宜迨至我朝
耆定三秦，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而宜之土田生殖，且有济于同之韩澄，
宜之人物轩昂，且欲驾于耀之同白，宜之备御，足以南护金锁，西塞石
门，宜虽蕞（音最 zuì，很小的样子）尔，亦可觐兴教致治，培植者心
苦，而从风服训向荣者，气盛矣。独是纪载散佚，志乘阙，如不惟采风
者无所据，即守土者，亦末由披绎，于是前署令三原丞查侯遴草创之。
继署事今武功令宗人华尝襄事省志馆，复加修饰之斐然成帙，申请于通
志馆以求驳正。青乃句栴字沐，讫复于吾宗人曰，凡为治者，莫不言
“因地制宜”，而地宜之何若究之，或得其大概，而未悉其纤微，或传
其疑似而罔考其洞澈，以此见之措施，固不能省括命中，即留心治务
者，欲每事鉴辨，亦不胜其瘁。此志之辑，如缩宜于几案间，以供一
览，而上下古今盛衰兴废莫不备焉。由此而张弛损益，各协其地之宜，
若鉴呈形，若烛照夜，不劳而集，有举必当，风气駸駸腾跃而上。俾观
之者，进于古三辅之列，而陋唐宋之酈坊，岂非斯志之作，大有造于宜
者哉。

崑（古写时，读时 shì）雍正十年，岁次壬子桂月望后，陕西督理
粮储盐法道僉事加二级纪录四次沈青崖书于贡院之精白堂。



沿革

汉为左冯翊，祿楊县地（祿、音duì、楊音西xi或音替，古时用竹制作的兵器。耀县为古时制兵器的地方），晋苻坚时，置宜君护军。南北朝后魏改为宜君县及置宜君郡。隋开皇初，郡废为宜州。唐贞观十七年，州县俱废，二十年复置县，属雍州。永徽二年县废，龙朔二年复置坊州。天宝十二年，析置升平县。宋熙宁五年，省升平县为镇，属鄜路坊州。元至正四年，废坊州，以县属鄜州。明属延安府鄜州，国朝因之，于雍正四年，鄜州改直隶县属焉。

疆域

县境南北袤（音冒mào南北距离的长度）九十里，东西广二百六十里，东至洛川界九十里，至洛川县一百八十里。西至庆阳府环县界一百七十里，至环县六百一十里。南至耀州同官界三十里，至同官县九十里。北至中部界六十里，至中部县七十里。东南至耀州、白水界一百里，至白水县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邠州三水界一百里，至三水县二百四十里。东北至洛川界一百里，西北至庆阳府正宁界一百一十里，至正宁县二百六十里。北至鄜州二百一十里。南至西安府省城三百三十里至京师（古称北京为京师）二千六百六十里。

风俗

山居穴处，气质朴野，习尚勤俭，而重农，妇女间有纺织者。民贫地瘠，输纳维艰，延安古志称上疲（赋役税征，常不能上交，故称上疲。）。

形 胜

城据山岩，地当孔要。

城 池

明景泰中，主簿季仲和始筑，缘石滓难成，及成化中，县丞杨安依龟山之势筑，削为上下城，周围五里三分，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上城门一南向，失其名。下城门二，南向曰保障，北向曰金阙，至国朝康熙十七年间，知县贾有福增修后，复颓圯，止存门基墙址，今请重筑。

镇 堡

五里镇，县东六十五里，镇去石堡五里，石堡旧设县治，故名东乡讲约所，及社仓俱建设于此（讲约所，即乡镇开会宣讲的地方，四乡皆设置。）。

石堡，县东七十里，平原广阜，雉堞巍然，明季曾设县署。

雷原镇，东南九十里。

店头镇，县西八十里，镇旁有七里坡，故又名七里镇。西乡讲约所设于此。

马栏镇，县西一百二十里，通庆阳界。

烈泉镇，县南三十里，南乡讲约所设于此。

偏桥镇，县北三十里，北乡讲约所及社仓俱建设于此（按社建仓，管理出纳。官吏不扰，听民自便）。

古 迹

玉华宫，县西三十五里凤凰谷内，谷地九顷。唐初，建宫正殿五间，覆瓦，余皆茸茅。当时以为清凉，胜九成宫云，后改为寺。寺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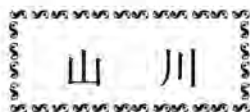
萧成殿，玄奘法师于此院译经，每言此寺，乃间浮之兜率天也，杜甫有诗。

升平废县，县西北三十五里，唐天宝间析置。宋熙宁初，省为镇就有矾场。

升仙台，在县西三十里焦寨村。昔王老升仙处，土人云：“自古此村不降雹。”

皇后里，县东九十里，相传古皇后故里。

孟姜女泉，在烈泉镇。相传孟姜女携夫骨，息于此，渴其仰哭，有泉涌出，故又名哭泉，今名烈泉。



玉华山，县西南四十里，唐太宗建玉华宫，以此名山。太宗避暑于此。西有驻蹇崖，东有石室，其上悬泉，势若飞雨，名曰水帘洞。其下即为醴醴泉，泉水涌出，顺流而东，至三教彭村入杜村河谷中。婆罗数株，绿阴映波，旁有形影碑，人物过之，形影毕照，相传为术士所坏。宋熙宁间，于此山获一角兽，时以为麟，金于此置玉华镇。

太子山，县西南四十里，世传秦扶苏筑长城时所息。

龙尾山，城西五里。

太白山，在县西北八十里，砂掌沟山上有太白庙，庙前有一湫，在一小盆内，岁涝则湿，旱则反满，祈祷取水无于此，无不灵验。

泰山，县南九十里，山势绵亘西安界，相传秦苻坚田猎于此。

香山，县西北十里，多香草得名。

龟山，即县治上城。

龙头山，城南十里。

高脊岭，县西南七十里。

清风崖，在雷原镇东北，冬不积雪。

三井岭，城东南五里。

石龙岩，县西三十里。

仙宫岩，县西北六十里。

真人洞，在县西七里镇，洞儿沟，石径幽折崖岸奇古。

芝兰谷，县西十里，多产芝草，芬馥袭人。

凤凰谷，县西四十里，常有五色雀翔于中，因名。

烽火原，城南五里，诗云：“烽火原中，夜月明”，即此地也。

马栏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源出庆阳，南流入耀州合漆水。

慈乌水，县西四十里，源出子午岭，东流入杜村河合沮水。

雷原镇河，县东七十里，发源于娘娘庙山诸谷中，东流入洛。

五交河，县东北五十里，县之李家河，贺家河，与中部范家河等三处，共五水交合为河，行二十里，抵十二盘入于洛。

姚渠川，县西七十里，源出众山汇而成川，流入同官神水峡。

雷声沟，县东三十里，源出县之南山，东归于洛。

漆水，县西北八十里，源出庆阳界卢保岭下，经七里镇，流至长祥村，故又名长祥河合沮水，相传西属宜君号漆水，东属中部号沮水，无考。

桃渠河，县西五十里，发源建庄后山掌，东北流至七里镇张家湾，与漆水合。

五里镇河，发源于西南诸谷，东北逆流，经焦家庵至咀儿头，入于洛。

仙人沟，县西四十里，源即出自玉华山后，其水甚小，一统志言北入洛，恐未能远流也。

暖泉，在县东七十五里文兴村，冬温夏凉，喷涌如珠。

哭泉，即孟姜女泉。

瀑布泉，县西四十里，即玉华山凤凰谷内，悬泉也。

南泉，城南里许，一名四季泉，以水色随四时而变也，有三穴，其味甘，上下城人民，俱于此汲饮焉。

附 列 景 致

烽火夜月 龙山晓雾 婆罗古树 雷原清风 焦寨麦浪 瀑布飞泉

公署

县署，初在下城西北隅，明洪武间，县承王文辅建。弘治间，知县李相增修。崇正（明代无崇正年号，原版为崇正译者，意为崇祯之误）辛未，城陷毁于贼。国朝顺治十二年间，知县郑名改建，于上城龟山之颠。康熙十七年，知县贾有福增修正厅三楹，西有二堂三楹，年久倾圯，正厅前，东有厢房五楹，西有厢房六楹，为吏曹所居。仪门一座，两旁角门，西角门前西为土地祠，又前为班房两楹。东角门前，东为圉圉，又东为庖廐，后仓房六间。仪门外，大门一座，正厅后为官舍，浅小窄狭，数椽而已。

典史宅，向在上城，后移于下城西南隅。

训导宅，在学宫南。

营署旧无，顺治初，创建参、守二署，俱在上城。参署居县署之西，康熙十五年，参将张光焕复修大之，守署在东北阙，千把皆无公署。

学校

文庙，在县治东下城。明洪武八年，知县金声建，背山临街，规模狭隘，大成殿五楹，东西两庑（音午wǔ古代殿堂下的两边房子叫庑。）各三楹。天顺间，知县范宁重修。弘治间，知县李相增修。国朝顺治初年，知县郑名修葺。康熙五年，知县周之简重修。四十四年，知县林矿增修。雍正七年，署县事三原县丞查遴修筑后墙（雍正九年知县沈华捐置祭器五副）。崇圣祠三楹，在大成殿之北，即启圣祠改建。雍正元年，特旨追封先师孔子，五代俱赠王爵，即于祠内安设牌位，春秋致祭。

名宦祠，在戟门之北（戟音吉j，古代兵器）。

乡贤祠，在戟门之南

明伦堂三楹，在文庙南，斋厢尚缺，堂后为训导宅

社学，在学西，明知县范宁建，人庠今暂设塾于学旁，俟议重修

坊 表

都宪坊，在中街，为都御史范辉立（凡博学多能，法式立教，有德政于地方的官吏建立坊表以彰之，谓之都宪坊）

西台坊，在中街，为御史王玘立

节义坊，在学东，雍正七年，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奉文为历朝节义妇氏立

仁明清正坊，在南街，为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立（前任知县李良模、王仕正俱有德政坊今无存）

仓 场

常平仓，旧在乡，明成化间，知县王泽移于县，其后倾圮。至国朝康熙四十四年间，因积贮备赈粮石，并支兵本色存剩余粮，无仓可贮，知县林矿领帑银，于下城南门内建造仓廩，共三十间，迨后日渐倾圮。雍正四年，知县毛汝洗又领帑银，改造南廩七间，六年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奉文修建各郡县仓廩，又领帑银，改造东西两廩一十五间，外又捐俸建仓厅三间，今新旧共有仓廩三十间，仓厅三间。

社仓，雍正六年，奉文令每州县四乡以村堡统计，分社按社建仓，设立仓正仓副，以司出纳，官吏不扰，听民自便。宜邑处万山之中，窑穴为多，庄堡绝少，而西南乡尤甚，是以止设社仓三座。东乡五里镇一座，计十间。北乡偏桥镇一座，计十间，俱系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督造。其西南乡并设在城一座，计十二间，则沈华所承修也。

耜田

耜田[音藉]j即官田（皇帝亲耕地）一种，据周礼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耜王藉。古者天子所耕之地为千亩，诸侯为百亩，都是藉民之力为之，故谓耜田]。

四亩九分，在县东，外有门楼围墙，内立先农坛，雍正五年奉特旨，命天下郡县皆行耕耜礼，重农事也。六年，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建立，九年沈华重修。

附举报老农

雍正二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谕，谕直省督抚，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汉有力田孝悌之科，而市井子孙，不得仕宦，重农抑末之意，庶为近古。今士子读书，砥行，学成用世，国家荣之以爵禄。而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惟工贾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虽荣宠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带荣身，以示鼓励。钦此”。又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吏部议覆广西布政使张条奏，嗣后州县各官举报老农不实，照保举不实例降二级，调用加级纪录不准抵销。受贿者州县革职，照枉法赃治罪。老农营谋请托行贿者，照以财行求与受同科例加倍治罪，如止情求而无行贿事迹，照曲法嘱托公事已行律治罪，如倚恃职衔敢为不法，照应得之罪加等科断。再各省老农停其每岁一举。雍正七年为始，著三年一举，如有冒滥照例议处，奉旨依议。

杨永茂（文兴里四甲人，雍正二年举）。

杨（文兴里一甲人，雍正三年举）。

焦渊（文兴里二甲人，雍正四年举）。

王者宠（文兴里三甲人，雍正五年举）。

许茂桂（文兴里五甲人，雍正六年举）。

孙兰（文兴里六甲人，雍正九年举）。

驿 铺

云阳驿（驿音亦yì，古时之旅店，主送往迎来，伺候夫马事，凡传送公文以及公差出入的，得由驿往返），在县东南，明洪武间建，顺治十六年，裁并归县，驿废。原设马一十五匹，驴一十三头，喂马驴夫一十一名，杠夫一十七名，铺司六名。今于秦属触免，并酌议捐省，敬陈减差以及驿通之差，使甚少各案，内止裁存，马九匹，喂马夫五名，铺司六名。

烈泉铺，县南三十里，铺司六名。

偏桥铺，县北三十里，铺司六名。

关 梁

金锁关，县南六十里，为西延咽喉重地。照府志，入于宜邑，今附属同官县。

户 口

户口（旧有一十八里，今并作文兴一里，里止九甲）

原额民丁，三门九则不等，共折下下丁五千八十六丁，每丁征银八钱二分一厘，共银四千一百七十五两六钱六厘，内除优免丁二百三十六丁，银一百九十三两七钱五分六厘，行差丁四千八百五十丁，共额征银三千九百八十六两八钱五分。顺治七年，奉旨豁免过逃亡丁二千一十丁，应除银一千六百五十两二分四厘六毫。十一年又奉旨豁免过续逃亡丁一百七丁，应除银四百三十两三钱八分五厘四毫，内招回丁四百四十丁，该银三百六十一两一钱九分九厘（原额民丁，优免丁，行差丁，招加丁，实在丁等，系按藉分丁征课不同银两）。又续查出并招四千一十六丁，该银一十五两七钱六厘四毫。实在丁三千一百八十九丁，该银二

千二百七十八两三钱四分五厘。康熙八年，于秦属蠲免案内，奉旨豁免过包赔丁四百六十九丁，应除银三百三十五两七钱二厘三毫四丝四忽一微。实在丁二千七百二十丁，共征银一千九百四十三两二钱七分三厘三毫五丝五忽九微。雍正四年，于请减丁银重累等事案内，奉旨特减去丁银一千三百九十九两二钱七分三厘三毫五丝五忽九微，五年奉谕旨以粮载丁，通省按粮银以法科算除，应减外。止实征丁银二百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三厘四毫四丝三忽七微八纤二尘四渺。又雍正七年，自首地亩应征丁银一两六钱六分一厘二丝二忽六微五尘。雍正八年，自首地亩应征丁银二两八钱一分三厘九毫六丝七忽七微六尘一渺（以上自首地内丁银，即在闾县均定之丁银内，通幅均摊不另征）。

外有康熙五十二年以后，绵审新增六丁，系盛世孳生，奉旨永不加赋。

原额均徭银二百二十三两三钱三分二厘二毫内，除荒银二百五两五分七厘五毫三丝八忽七微二纤七尘六渺。止实征银一十八两二钱七分四厘六毫六丝一忽二微七纤二尘四渺，又雍正七年，自首地亩内，应征均徭银一钱一分五丝六忽五纤二尘二渺。雍正八年，续首地亩内，应征均徭银一钱八分六厘四毫四丝七忽九微五尘二渺八漠（按地亩计算单位为顷、亩、分、厘、毫、丝、忽、微等。按粮计算单位为石、斗、升、合、勺、抄、圭、粟、颗等。按银计算单位为两、钱、分、厘、毫、忽、微、纤、尘、渺、漠等）。

地 亩

原额通融折正，一等地二千八十四顷三十七亩六分，内以坡凹不等共丈量地五千七百四十七顷三十八亩七厘，共额征本折粮一万八千四十二石一斗四升二合三抄九撮，每亩科本色粮一升九合六勺六抄八撮八圭九粟，共粮一万一千三百四石四斗六升一合二勺九抄八撮一圭，内除抛荒召佃减纳粮一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二升七合一勺五抄二撮二圭，止该折正本色粮九千六百二十五石三斗三升四合一勺四抄五撮九圭，每亩科

折色粮一升一合七勺二抄三撮四粟，共折色粮六千七百三十七石六斗八升七勺四抄九圭，每石折征银一两八钱六分六厘九毫九忽六纤，共额征银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三分五厘八毫八丝八忽八微。顺治七年并十一年，奉旨共豁免过荒地五千五百三十顷七十亩六分六厘，应免折正本折粮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三石四斗八升八合六勺九撮，内兴屯开垦过地二百三顷一十四亩二分三厘，应征本折粮五百七十八石三斗五升三合八勺二抄七撮，又节年开垦并丈首地六十顷六亩一分三厘，该粮一百七十一石五升六勺七抄九撮一圭六粟五粒。

实应免本色起运粮七千三百七十七石五斗六升一合八勺五撮六圭五粟二粒。

实应免本色存留驿仓粮一百六十八石三斗五升一合四勺八抄六撮五圭六粟七粒。

实应免本色存留官学仓粮一千二百九十一石八斗一升二合五勺三抄三撮三圭一粟二粒，每石各折不等，该除银九百四两二钱六分八厘七毫八丝三忽三微一纤八尘四渺。

实应免折色粮六千一百八十六石三斗五升八合二勺七抄七撮三圭四粒。

该除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九两三钱三分八厘八毫六忽四纤三尘八渺，实在地四百七十九顷八十七亩七分七厘，该本折粮一千三百三十八石九斗三升七勺八抄三撮九圭六粟五粒。

实征本色起运粮六百五十七石四斗八升五勺一抄一撮四圭四粟八粒。

实征本色存留驿仓粮一十五石二合三勺九抄三撮四圭三粟三粒。

实征本色存留官学仓粮一百一十五石一斗二升五合四勺一抄五撮四圭八粟八粒，该征银八十两五钱八分七厘七毫八丝八微四纤一尘六渺。

实征折色粮五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二合四勺六抄六撮五圭九粟六粒，该折征银一千二十九两二钱九分七厘八丝二忽七微五纤六尘二渺。又雍正七年，自首折正一等地二百八十九亩，共征本折粮八石一斗三升一合一勺九抄七撮三圭五粟九粒，内本色粮四石四升九合九勺一抄五撮

三圭七粟二粒，官学仓粮六斗九升三合三勺二抄三撮四圭二粟七粒，该折征银四钱八分五厘三毫二丝六忽三微七纤，折色粮三石三斗八升七合九勺五抄八撮五圭六粟，该折征银六两一钱九分八厘七毫六丝九忽五尘三渺。雍正八年，续首折正一等地四百八十九亩六分，共征本折粮一十三石七斗七升五合二勺四撮九圭三粟七粒六颗，内本色粮六石八斗六升一合三抄三撮一圭八颗，官学仓粮一石一斗七升四合五勺七抄一撮四圭五粟二粒八颗，该折征银八钱二分二厘一毫九丝九忽九微六纤八尘，折色粮五石七斗三升九合六勺三圭八粟四粒，该折征银一十两五钱一厘四毫四丝三忽九微六纤一尘九渺二漠。

共实熟地四百八十七顷六十六亩三分七厘，共折本折粮一千三百六十石八斗三升七合一勺八抄六撮二圭六粟一粒六颗内。

共实征本色粮六百八十三石三斗九升三合八勺五抄三撮三圭五粟三粒八颗。

共实征本色存留官学仓粮一百一十六石九斗九升三合三勺一抄三圭六粟七粒八颗，该折征银八十一两八钱九分五厘三毫七忽一微七纤九尘六渺。

共实征折色粮五百六十石四斗五升二抄二撮五圭四粟，该折征银一千四十五两九钱九分七厘二毫九丝五忽七微二纤三尘四渺二漠。

以上地丁共征银一千四百二十一两九钱三分七厘四毫七丝二忽六微七纤一尘八渺七漠四沙。

遇闰共加银一十四两五钱二分二厘九毫六丝五忽一微七纤二尘六渺四漠，起运项下：一解蕤仁折介，并解药脚价银九两七钱一分八厘八毫二丝二忽六微二纤二尘七渺。一解奉裁府县灯夫工食银一十七两七钱六分五厘九毫八丝。遇闰加银一两四钱八分四毫八丝。

实在地丁起解银二百四十一两四钱七分六厘二毫五丝七忽七尘七渺七漠六沙（民壮不敷工食，向于司库请领今奉上文即于起运项下，支销登入奏册少领少解省事实多矣）。

遇闰拨补存留银三十七两八钱一分九厘二毫五丝九忽三微九纤九尘三渺二漠。

额外课程银一十四两二钱八分九厘九毫四丝五忽（此项另全解）。

遇闰加银一两一钱九分八毫二丝八忽七微五纤。

额征牙帖银二两（此项另解）。

额征地税每年银七两六钱八分六厘（此项另解）。

遇闰加银四钱五分六厘。

额征畜税，每年银五两一钱二分七厘（此项另解）。

遇闰加银三钱二分四厘（地畜牙税，旧派里民华，于雍正八年四月任事后，尽即革除。今始，尽收尽解至宜最贫瘠市集，绝少典铺不开并无落地及当税）。

存留项下

原额站支经费杂支孤贫等项共银一千一百五十三两五钱二厘九毫九丝五忽七微七纤七尘三渺（站支别列细项）。

遇闰加银五十二两三钱二厘四毫二丝三忽四微七纤三尘五渺。

一解延安府奉工银二百四十一两一钱八分八厘三毫三丝三忽七纤九尘。

遇闰加银二十两九分八厘八毫二丝九忽四微二纤二尘一渺。

知府一员，俸薪银三十八两九钱一厘三毫四丝四忽四纤五尘。

遇闰加银三两二钱四分一厘七毫四丝七忽二尘七渺（闰奉扣解充饷）。

门子二名，工食银四两四钱四分五厘八毫七丝七微四纤八尘。

遇闰加银三钱七分四毫八丝四忽二微二纤九尘。

马夫十名，工食银六十二两二钱四分二厘一毫五丝四纤七尘二渺。

遇闰加银五两一钱六分六厘七毫八丝九忽二微六尘。

步夫一十六名，工食银三十五两五钱六分六厘九毫四丝五忽九微八纤四尘，遇闰加银二两九钱六分三厘八毫八丝三忽八微三纤二尘。

皂隶一十六名，工食银三十五两五钱六分六厘九毫四丝五忽九微八纤四尘。

遇闰加银二两九钱六分三厘八毫八丝三忽八微三纤二尘。

轿伞扇夫七名，工食银一十五两五钱六分五毫三丝七忽六微一纤八

尘。遇闰加银一两二钱九分六厘七毫四忽八微一尘四渺。

禁子一十二名，工食银二十六两六钱七分五厘二毫四忽四微八纤八尘。遇闰加银二两二钱二分二厘九毫一丝五忽三微七纤四尘。

库子四名，工食银八两八钱九分一厘七毫三丝一忽四微九纤六尘。遇闰加银七钱四分九毫六丝八忽四微五纤八尘。

斗级六名，工食银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七厘六毫二忽二微四纤四尘。遇闰加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四毫五丝二忽六微八纤七尘。

一支本县俸工，共银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五分二厘六毫五丝七忽六微三纤八尘九渺。

遇闰加银二十二两三钱九分五厘八毫三丝七忽六微四纤三尘。

知县一员，俸薪银一十六两六钱七分二厘三微五尘。

遇闰加银一两三钱八分九厘三毫一丝五忽八微五纤八尘七渺（闰俸扣解充饷）。

门子二名，工食银四两四钱四分五厘八毫七丝七微四纤八尘。遇闰加银三钱七分四毫八丝四忽二微二纤九尘。

皂隶十四名，工食银三十一两一钱二分一厘七丝七忽七微三纤六尘。遇闰加银二两五钱九分三厘三毫九丝八忽三微五纤三尘。

仵作二名，工食银四两四钱四分五厘八毫六丝八忽二微四纤。遇闰加银三钱七分四毫八丝五忽四微七纤九尘。

马夫八名，工食银四十九两七钱九分三厘六毫六丝八忽二微九纤九尘九渺。

遇闰加银四两一钱四分九厘四毫二丝九忽三微六纤四尘七渺。

民壮五十名，工食银一百一十一两一钱四分六厘六毫九丝八忽七微。

遇闰加银九两二钱六分二厘一毫三丝五忽七微二纤五尘（雍正七年，奉文每名不计闰，各给工食银六两共该银三百两，除本县额支外，赴司请领以补不足，今于起运项下支销矣，共五十名。内拨于西安理事厅十名，水利厅八名，本县捕衙四名，工食虽各解，支销算总归一处故备入）。

禁子八名，工食银一十七两七钱八分三厘四毫七丝二忽九微九纤三

尘。遇闰加银一两四钱八分一厘九毫四丝六忽九微一纤六尘二渺。

轿伞扇夫七名，工食银一十五两五钱六分五毫三丝七忽六微一纤八

尘。遇闰加银一两二钱九分六厘七毫四忽八微一尘四渺。

库子四名，工食银八两八钱九分一厘七毫三丝一忽四微九纤六尘。

遇闰加银七钱四分九毫六丝八忽四微五纤八尘。

斗级四名，工食银八两八钱九分一厘七毫三丝一忽四微九纤六尘。

遇闰加银七钱四分九毫六丝八忽四微五纤八尘。

一支典史俸工，共银二十五两一分五厘四毫二丝二忽七微四纤二尘八漠。遇闰加银二两八分四厘五毫九丝九忽三微八纤八尘六渺。

典史一员，俸薪银一十一两六钱七分七厘八毫二丝四微九纤八尘八漠。遇闰加银九钱七分三厘一毫四丝六忽七微七尘八渺（国俸扣解充饷）。

门子一名，工食银二两二钱二分二厘九毫三丝五忽三微七纤四尘。

遇闰加银一钱八分五厘二毫四丝二忽一微一纤四尘四渺。

皂隶四名，工食银八两八钱九分一厘七毫三丝一忽四微九纤六尘。

遇闰加银七钱四分九毫六丝八忽四微五纤八尘。

马夫一名，工食银二两二钱二分二厘九毫三丝五忽三微七纤四尘。遇闰加银一钱八分五厘二毫四丝二忽一微八尘四渺。

一支儒学俸并廩粮，共银五十七两二钱八一分厘五毫三丝八忽一微九纤九尘九渺二漠。

遇闰加银四两六钱六分九厘七毫六忽八微五纤二尘八渺。

训导一员，俸薪银一十一两六钱七分七厘八毫二丝四微九纤八尘八漠。

遇闰加银九钱七分三厘一毫四丝六忽七微七尘八渺（闰俸扣解充饷）。

斋夫三名，工食银一十三两三钱三分七厘六毫二忽二微四纤四尘。

遇闰加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四毫五丝二忽六微八纤七尘一渺。

门斗五名，工食银五两三钱三分五厘四丝四忽八微九纤七尘六渺二漠。

遇闰加银四钱四分四厘五毫七丝七忽七纤四尘七渺。

廩生二十名，月粮银二十一两九钱九分一厘一毫七丝五忽八微二纤四尘。

遇闰加银一两七钱二分八厘九毫三丝九忽七微四纤七尘四渺。

膳夫二名，工食银四两九钱三分九厘八毫九丝四忽七微二纤六尘二渺二漠。

遇闰加银四钱一分一厘六毫四丝四忽六渺。微三纤五尘八渺。

一支杂子银六十六两一钱一分四厘三毫四忽九微六纤七尘九渺。

遇闰加银三两五分三厘四毫五丝一微三纤七尘。

春秋祭祀银二十八两一钱五分八厘六毫五丝一忽四微四尘。

乡饮酒礼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五毫二丝二忽六微八纤七尘。

铺司兵一十八名，工食银三十二两一分一厘八毫八丝五忽三微七尘八渺八漠。

遇闰加银二两六钱六分七厘七毫八丝六忽九微四纤三尘四渺。

钟鼓夫五名，工食银四两四钱四分六厘一毫八忽七微五纤一尘三渺。

遇闰加银三钱七分四毫八丝七忽二微二纤八尘。走递新增银三钱八分六厘一毫三丝六忽八微一纤七尘二漠。

遇闰加银一分五厘一毫七丝五忽九微六纤五尘六渺。

一支孤老二十名，口粮银一十八两六钱九分六厘八毫八丝二忽四微四纤三尘八渺。

一支孤老冬衣布花，银九钱二分六厘二毫一丝三忽一微三纤九尘九渺，额外府廩银四钱七分三厘四毫一丝七忽二微六纤四尘九渺八沙。

遇闰加银三分九厘八毫一忽九纤八尘四渺六漠。

站 支

原额云阳驿夫马，工料银四百五十二两。

支直银五两七钱八分一厘五毫一丝一忽四微。

杠夫一十七名，工食银一百八十三两六钱。

县马驴草料马夫，工食共银一百二十三两三钱三分。

以上共该站支银七百六十四两七钱一分一厘五毫一丝一忽四微。嗣于秦属蠲免，并酌义捐省敬陈末义以及驿通之差使甚少，各案内除裁外，止实存站支银四百二十五两四钱，又收站支新垦银四十九两一钱二分七厘六毫四丝三忽五微六纤五尘八渺，

二项共银四百七十四两五钱二分七厘六毫四丝三忽五微六纤五尘八渺内。

一解拨协边塘工料银一百六十八两。

一解站支新垦银四十九两一钱二分七厘六毫四丝三忽五微六纤五尘八渺。

一支驿马九匹，每日每匹草料银六分，共草料银一百九十四两四钱（内小建按月扣解）。

一支马夫五名，每日每名工食银三分共工食银五十四两（内小建按月扣解）。

一支修理棚槽并马匹药材银九两。

盐 法

原额，花马大池盐，引八百六十四道民运民销，闽县九甲挨年轮当。

原额，课银一百三十四两七钱八分四厘，后加增银六十两四钱八分，又加增银二十五两九钱三分，共征盐课银二百二十一两一钱八分四厘（就有每两加毫银一钱五分，又打捶钱四十文，每年不下五十斤花尽

革除)

兵 制

参将一员。

守备一员。

千总一员（分驻洛川）。

把总二员（一驻中部一驻本县）。

马战兵，原额三百三十名，康熙十二年裁归镇海营二十五名，三十年又裁归肃州五十五名，今存二百五十名，每名岁支饷银一十六两，米八石。

步战兵，原额一百八十名，康熙十二年裁归镇海营一十名，三十年又裁归肃州四十名，今存一百三十名，每名岁支饷银一十二两，米六石。守兵二百五十名，每名岁支饷银八两，米四石。

马原额三百三十匹，康熙十二年裁归镇海营二十五匹，三十年又裁归肃州五十五匹，今存二百五十匹，每匹岁支乾银四两二钱，料四石二斗。

祠 祀

关帝庙，在上城。康熙五十年，重修正殿。雍正五年，重修飨殿门楼等处。雍正三年，敕封关帝庙，三代俱晋公爵，通行直省，各府州、县地方每处择庙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每岁春秋，有司致祭。又雍正五年，奉文祭祀，礼仪理宜详备，每年除五月十三日，前殿照常用牛一，豕一，羊一、帛一、果品五盘，后殿系公爵，不用牛，只余悉照前殿。其春秋一祭请照文庙之例，前殿牺牲用牛一、豕一、羊一、筭豆（筭豆祭器名称）各十、帛一，后庙牺牲用豕各一、羊各一、筭豆各八、帛各一，凡直省、各府、州、县系置主供奉之庙，令有司（地方民

政官吏）一体遵行。今宜邑致祭，俱于此庙焉。

先农坛，在县东，祠宇三楹，东西配房各一，门楼一座，尺寸制度悉依部式祭器。农具俱全，雍正六年建立。

社稷坛，在县西北。

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在南门外。

邑厉坛，在县北门外。

忠孝祠，在县学东，祠宇三楹，门楼匾额一座，石碑一座，镌刻姓氏。雍正七年，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奉文建立。

节义祠，在县学东，祠宇三楹，门楼匾额一座，节义木坊一座。雍正七年，署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奉文建立。

城隍庙，在北城外，正殿三间，寝殿三间，飨堂三间，东西两廊台一座，大门三间。康熙五十四年，知县李良模重修，其前创建修葺俱无可考。

元坛庙，在上城北。

马神庙二，一在参戎署后，一在县廨内。

土地祠，在仪门外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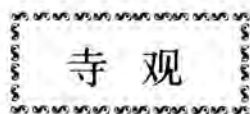
北极宫，在北城门上（雍正九年里民重修）。

娘娘庙，在北门外西。

孙真人祠三，俗称药王洞，一在县城南门外，一在五里镇，一在七里镇（五里镇祠雍正九年里民重修）。

唐太宗祠，在玉华山，太宗避暑于此，后立祠焉。

孟姜女祠，在烈泉镇，姜女适范喜郎三日，夫往塞上筑长城死，姜负骸骨，归过此，渴甚仰哭，涌泉。士人感其事，共为之立祠，有马理碑记。



玉华寺，在县西，即唐玉华宫，后改寺今无。

保山寺，在县北七里。

金山寺。

长祥寺，在县北长祥村，元大德年建。

石柱寺。

真村寺，在县北八十里真村，不知建于何时，康熙五十四五年间，兴工重修。以募化十方，至今未竣。

紫峨寺，在县西北。

双蝶寺。

卓锡寺，在县北侯家庄，顺治甲申年重修。

墨罗庵，在县北，因即庵以名村云。

赵和尚寺，在县西北，即升平县，故基建修，俱无考。

道官寺，在县东七十里道官村，传自唐代所建并无碑记，今有僧人积德渐次重修。

准提庵，在县北城外，建修俱无考。

坟 墓

商彭祖墓，在县北三十里三教彭村，云：即商贤大夫老彭也。

苻坚墓，在县西玉华山。

唐将军段志元墓，在县东南三十里段家寨。

宋寇公墓，在县西南八十里贾村，世传莱公父母曾寓于此，一夕遥见室火，人往救之，而准生焉，其后莱公父母即葬此焉。

职 官

知县一员（自明以前题名无考）

明 金 声（洪武年任）

朝 慰（大明人永乐年任）

范 宁（天顺年任）

李 相（弘治年任）

朱名儒（延津人，万历年任）

李迪康（平阳人，以上俱见宦迹合传）

国朝 贾廷璋（贡士，山东人，殉节载宦迹传）

郑士道（举人，临川人）

李如桐（举人，安阳人，以上俱顺治初任）

郑 名（进士，宁晋人，有治迹载宦迹传顺治十三年任升去）

马崇诏（贡士，安邑人，顺治十七年任）

马应乾（贡士，定陶人，康熙元年任）

王国礼（鄆州州同署事，康熙三年任）

周之简（康熙四年任，严明刚果）

李敷治（西延同知署事，康熙七年任）

贾有福（廪生，锦州人，康熙八年，任见宦迹传）

秦举伦（进士，武西人，康熙十九年任）

邱淑文（康熙二十五年任）

朱廷宗（宜川县丞署事，康熙二十六年任）

谢载秩（康熙二十七年任）

范 璐（举人，四川人，康熙三十三年任）

魏 琬（举人，河南人，康熙三十九年任）

王 琯（甘泉知县署事，康熙四十年任）

卢兆鯤（举人康熙四十一年任，见宦迹传）

林 矿（进士，宁波人，康熙四十四年，任见宦迹传）

周德荣（康熙四十六年任）

祝文彬（进士，中部知县署事，康熙四十七年任）

李之珪（举人，苍梧人，康熙四十八年任）

钱式庄（康熙四十九年任）

李良模（进士，山东人康熙五十一年任，升去见宦迹）

王仕正（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雍正元年回避去见宦迹传）

张坦征（周至县丞署事）

吴廷元（鄜州州同署事）

赵绍箕（邠州州判署事见宦迹传）

张虞熙（进士，山乐人，雍正二年任，政教去）

田秉彝（举人，山西人，中部知县署事，雍正三年任）

毛汝洗（进士，河南郑州人，雍正四年任，以护鄜州事挂误去。见宦迹传）

吴敦俭（甘泉知县署事，雍正五年任）

万 鍾（举人试用，顺天人，雍正六年任，见宦迹传）

查 遴（仁和人，三原县县丞署事，雍正六年任，见宦迹传）

沈 华（保举试用，江南吴县人。雍正八年署任，雍正九年十月调署武功）

许克家（举人，浙江人，雍正九年任）

典史一员（无考前代）

国朝 方一御（殉节载宦迹传）

徐世杰（仁和人）

陶佳印（会稽人以上顺治年任）

倪三俊（嘉兴人）

潘家正（山阴人）

赵秀金（山西人）

谢丕恩（绍兴人，告休去，以上康熙年任）

沈仁廷（儒士，江南石埭人，雍正八年任）

驿丞一员（云阳驿顺治十六年裁）

教谕一员（康熙三年裁）

训导一员（前无可考）

国朝 张懋兴（渭南人）

杨绍起（环县人）

李繁奇（平凉人）
雷觉世（兴平人）
范 蔡（西安人）
李沛春（泾阳人）
李文选
王日昶（甘州人）
萧邦柱（高陵人）
刘文焜（三原人）
康懋钦（合阳人，见宦迹传）
刘文达（醴泉人）
陆法稷（绥德人）
张 恂（长武人雍正八年任）
僧会司一员
道会司一员
阴阳训术一员
医学训科一员

参将（旧无自顺治间设立）

刘国玉（宁夏人）
常永胜（洛川人）
赵天祥（东阳人以顺治年任）
徐 盛（古田人）
张光焕（宛平人）
杨宗道（宁夏人）
王宣懿（辽东人）
康成功（福建人）
李 灿（福建人）
李自荣（镐洮人）
吴尔躬（福建人）
何士升（浙江人）

张 玉（宁夏人）

韩良辅（甘州人，武探花，宜故多虎，任事之始，即立志杀虎安民，终其任，搏虎九十九只后升总兵）

张自兴（山西人）

杨廷柱（顺天人，以上康熙年任）

花天立（镶黄旗人，雍正六年任，九年升雨江督标副将）

刘可德（甘州人头等侍卫署事雍正七年任）

守备（前无可考）

国朝 张学尧（辽阳人）

杨威远（永平人以上顺治年任）

曹章奇（河间人）

白允长（直隶人）

李进忠（湖广人）

朱士绅（进士江南人升去）

会约朋（江西人）

徐占魁（江西人）

王允相（榆林人）

孟昂霄（进士河南人）

张宾立（直隶人以上康熙年任）

韩 魁（山西人雍正二年任）

千总（前无可考）

国朝 刘永受（宁夏人）

王祚昌（三水人）

李进忠（湖广人）

彭进学（三水人）

乔国柱（榆林人）

姚自成（西安人）

马 捷（延安人）

孙世隆（宁夏人，以上顺治年任）

王 玉（河南人）

李 玉（榆林人）

张 玉（宁夏人）

郭弘仪（长安人）

王大德

王翰京（府谷人）

张国善（榆林人）

张弘伟（临洮人）

袁有朋（榆林人，以上康熙年任）

把总（前无可考）

国朝 石国正（延安人）

平一龙（宁夏人）

郑万福（西安人，以上顺治年任）

沈登亮（凤翔人）

张 友（西安人）

白泰运（榆林人）

张自勇（庆阳人）

李作柱（中部人）

田重隆（固原人）

李振升（固原人）

申荣甫（榆林人）

康应元（庆阳人）

杨之贵（平凉人）

李进忠（湖广人）

张 玉（宁夏人）

王 玉（河南人）

姚奉隆（庆阳人）

王 瑞（宜君人）

张一虎（鄜州人）

赵文玉（西安人）

王 章（榆林人以上康熙年任）

杨 豹（天津人雍正六年任）

郑忠良（固原人雍正八年任）

张 豹（榆林人）

宦迹

明知县金声、韩慰、范宁、李相、朱名儒、李迪康之六公者，出身未著，字号无传，或不知其籍贯何处，或并忘其仕宦何年，微兹名姓，数百年来彪炳流播不至，同归乌有噫！可以知不朽之故矣。金当开创之初，文学政事经理咸宜。韩勤于政，遇事公廉。范与李俱多所修建，更崇学校。朱严于驭吏，而民乐其宽。李迪康清廉慈惠，才足有为，其大概如此，若敷施事实，时久世易，已莫得其详矣。夫有明历三百祀宰，宜者自不下数十人，而彼庸碌之流氓没无闻，不啻槿花朝露。独是六公声称不绝，将与玉山并永于是，邦夫岂人情之偏徇哉？亦惟德泽人人深耳。诗云：“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其此之谓欤。

国朝知县贾廷璋，由山东贡士，顺治间，任事抚恤黎庶，敦崇学校，遭逆王永强陷延郡，遣人夺宜君印，廷璋骂不与，死之。其子与仆皆从之死，惜未其名姓，廷璋奉恩旨，赠荫。康熙五十八年，奉文入名宦祠，雍正七年入忠孝祠，并镌姓名于碑。

郑名，子君实，直隶人，进士，除授宜宰，时宜凋残，人多流亡。名招来抚，字兴利除害，起衰式靡，善政多端，当时有郑子产之颂，其事实详载碑记，惜字迹模糊不可识，后官至巡盐御史。

贾有福，锦州人，荫生。自康熙戊申至己未岁，任事十有二载。福以大将军冢嗣来此，万山之中，户不满里，地瘠民贫，并无苍凉之色，且有整顿之志。始去其弊，继加以教身，先杀贼，独出资募夫修城，以为固围计，悉心悉力为国为民，功莫大焉。其详载宜君城记，记系白公所作，杨公之请也。杨筠湄先生邑之伟人，宁肯逞臆说，袭虚声以阿私

下令耶？且口碑至今称颂不衰，益足征其符合矣。

林矿，号二峰，浙江慈溪县进士。甫下车，除铺张银一百五十余金，又革每岁迎春宴金。初谒文朝时，见规制陋狭，喟然倡修。首先捐资，绅士继之，焕然改观。详请分别士庶，不得一例，差徭时丁累尚重，值编审为之，酌盈剂虚多寡均，平民不至于逃亡。且宜处万山之中，丛林密茂，虎狼盘踞为害，询知疾苦，虔诚祭祷，猛兽敛迹，而林木之利人甚迹之，善政多端，允称士式，民怀也。

李良模，号餐仙，山东进士。催科断狱，不愧老吏。时上游各有规例，多所需索，模尽革去。里长甲头名色，而以身当之，不令累民。邑有重镇，将骄兵横，与民不协，民多逃避，县城几空，会义学借设于庙，兵复借衅横殴，塾师阖学，公愤而弃员，不加约束，兵益纵肆，模外示优，容为之，而调剂密陈，其无状于大宪矣。迨经整饬后，数十年文武协和，所谓不动声色，消弥祸患，化木炭为水乳，致兵民于安帖者也，及行取，邑人感其能作士，民主为之，立父母坊。

王仕正，三韩人，丰格英迈，遇事立断。下车未几，调用军前，及还任设义学，以造士劝力农，以惠民捐资买衙后民房一院，以开展衙署之基址，衙东马房倾圯，捐资筑修，以补衙署之风脉，至命案牵连即为捐释，邑人惮其明决，金以子路目之，及回避去，阖邑立德政坊。

赵绍箕，直隶人，以邠州判来莅。始见大成殿及两庑门窗朽脱，即捐资鸠工，庙貌可观。见名宦乡贤两祠，无木主又慨然曰，表懿行于身后，发潜德之幽光，我为宰事，也奈何令有庙而无主？时宜无邑志，箕即搜先贤之载于府志者，皆申文详准补主人祠，大足为宜邑光君子，谓箕之宰宜也，能阐幽也，不没善也。

毛汝洗，河南名进士也。课士劝农，百姓乐业，国税不累。时前任张令虞熙，山东进士，改教授贫不能归里，洗为赔亏空赠路费，邑人爱张之长厚，感毛之意气，乐输米三百石以助张，由是毛益深受宜民，而抚字维殷，署直隶鄆州事，督修考院厥功告竣，后因事挂误，人皆惜之。

查遴，浙江人，三原丞也，署宜邑，爱民如子，勤于政事，捐资补

修文庙，建造先农坛及忠义孝弟诸祠。并喂养军需骡马，一切草料物价公平发给，时值亢旱，遴徒步祈祷甘霖，旋至录辑县志，旁搜远绍，种种惠政，口碑籍籍，及还任宜民泣送满道，为立德政坊，后推升湖广罗田县尹，未任而卒。

国朝典史方一御，居官清苦，处事廉明，王永强叛逆，时宜君被陷，以身殉节。康熙五十八年，署事赵令请入名宦祠，雍正七年入忠孝祠，镌姓名于碑。国朝训导，康懋钦，合阳人捐修文庙，轮奐一新，并重构明伦堂及衙士署论贤之，此康熙五十六年事也。

进 士

(前无可考)

国朝 杨素蕴 (顺治壬辰科联捷官通议大夫，湖广巡抚。)

乡 举

(前无可考)

明 张 科

张 杰

宁 琮

王 正 (官主事)

王 珣 (官御史正统年)

郑 恕 (官知县以上景泰年)

焦 举 (官知县以上天顺年)

国朝 杨素蕴 (顺治辛卯科)

张弘综 (雍正己酉科)

张 启

许 迪

王 钦（以上永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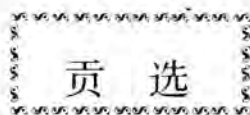
杨 仲（官教授以上宣德年）

王 恕（官知县）

石 海（官通判）

张应辰（正德壬子科，由肃宁宛平令升户部云南司主事）

杨 方（康熙辛酉科）



（前无可考）

明 范 辉（官佥都御史）

侯 整（官刑科给事中）

周 南（官吏科给事中）

张 本（官兵部王事）

王 铎（官同知）

杨国俊（官由衡州训导升三水教谕）

田 穗（官同知）

牛 麟（官通判）

郭 贞（官推官）

杨 昌（官知县）

张士奇（恩贡由永清合历升通州知州开封府同知）

杨 文（官知县）

杨 恂（官知县）

郑 庄（官知县）

王 鉴（官知县）

田 畴（官知县）

杨 清（恩贡）

寇四友

封维章（以上崇祯年副榜贡）

张仰辰（官祁州学正）

蔡弘谟（官知县）

大志（官同知）

孙渤然

段加锦（官教授）

段辉（官知县）

国朝 景明（官同知）

张显（官教谕）

张六吉

张六如

史纪言

贺观光

田中稻

杨 琨

李呈翠

郭士魁

蔡 茵

杨愈勋

郭环京

郭联第

马亨吉

马贞吉

杨 普

张所闻

史 篆

杨 端（以上恩拔岁副年分次序仁宦地方俱无可考）

刘永芳

杨 恬（以上恩贡）

张所榛

寇克顺（以上捐贡）

张所蕴

寇四端

段色映（官训导）

段色昌（官训导）

段色莹（官知县）

段色昭

樊鸿飞

郭 峤

徐运隆

郭京范（官训导）

田辇征

蔡 口

徐达化

蔡凤翔

蔡鹏翔

李见龙

杨乃储

杨永耀

蔡一中（现任咸宁训导） 蔡任（现任凤翔府学训导）

杨 沉

王 琦

孙隆基（以上岁贡） 杨素怀（官泾州学训导）

杨 纲（官中书科中书由郎中升江南庐凤道）

杨嗣先（官沙河县知县以上损贡）

武 科

（前无可考）

国 朝 杨湘（康熙甲子科）

武 职

（前无可考）

明 孙英士（增广生因随经略洪承畴削平流寇效力行间亲冒矢石捍御有功给扎授坊州守备）

杨竖勋（崇正间官游击）

国朝 贺双跃（初任四川守备历升庆阳总兵）

王 端（本县把总）

人 物

元孝子刘思敬，事继母尽孝，父年八十丧明，会兵乱敬负避岩穴中，兵至欲杀之，敬哀求曰：“我死不足惜，父老无目何所倚乎？”兵

怜而全之。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明乡贤，杨荣，任郑县县丞，廉慎有名，永乐元年，旌异之。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贺琳，洪熙元年任浮山县县丞，佐政不苟，时有逋税，捐俸劝输，以代偿之。自是流亡复业。未一考，以优治闻，及忧去民泣送塞道。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张士奇，字秦麓，授经时雅知继志，痛亲早逝，置庐先塋，尝泣依松楸间。乙卯恩选，授永清令，洁己爱民，不惮权贵，迨擢通州守，罢运王木省民费三万金，稽工砌城，又治运河，广衍民田，赐玺书金爵，擢开封郡丞。时黄河南北决口，各筑堤障，得免河患，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杨国俊，天性坦易，事亲敬养备至，以明经为衡州训导。因亲老路远，不能迎养，上书陈情，得升三水县教谕，寻即告归。为人非义不取，日以忠孝大节诲诸生，居乡恂恂口不言人之过，训子孙殊有家法，年七十余岁而终。

张应辰，字聚垣，正德壬子举人，即士奇之少孙。事母至孝，每事必请命母，或不恻则长跪受杖，朝夕温清母寝，独拱立门外，既寐然后退。以举人知肃宁时，魏珰籍没后株连颇众，应辰多所平反，奏最擢知宛平，役烦多，巨奸难治。应辰奏罢税数千，察大姓为民害者，辄案以法，由是豪强肃然。转户部云南司主事，未任卒。为人和易，喜怒不形于色，临事刚毅难夺人，故爱而敬之。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张仰辰，博学好古，仗义乐施，以明经仕广文，所至必起书院，造就人才。士有贫不能葬者，赙赠动以百金。任祁州学正时，城中戒严，仰辰亲冒矢石，守御有方，上官疏其功，当迁会，母丧，哀毁成疾卒。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杨竖勋，好侠尚义，扶弱抑强，里中不平事，辄质成于竖勋。勋善为解释，以故人乐就之，性泛爱，能济众人之急。崇祯辛巳岁大荒，出粟千石赈穷乏，全活甚众，官游击多战功。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

详准入祠。

杨清，聪明好学，博闻广识，为文醇正，早岁恩选候除，时值魏珰方炽，流毒缙绅清，慨然不乐仕宦，归筑西园卜隐，不问室外事，惟孝事父母，力修家政，内外戚属待举火者甚众，舅及姑姊之孤，皆抚育于家，课子甚严，虽溽暑隆冬，非夜分不寝，讲授经史，必令身体力行。谓读书当以忠孝为先，子素蕴立朝敢谏，以劾吴三桂，谪四川参议，人皆危之，清独欣然曰：“汝以忠直见放，无愧吾子”，勉之。老年耳聪目明，飘飘有逸世，思性好客，衔杯浩饮，抗论今古，月落鸡鸣，兴益酣畅，年八十三岁卒，远近赴吊者千七百人，以子素蕴贵封通议大夫，巡抚安徽等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文入祠。

孙英士，字斗南，邑增生。周贫恤孤，胆略过人。明季廷属屡遭兵燹，人逃地荒，虎狼食人，当经略洪承畴征剿时，英士效力麾下，防御寇贼，驱除虎豹，厥功居多，故授坊州守备之职，给“鹰扬课绩”之匾，以旌之云。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入祠。

国朝乡贤杨素蕴，中顺治壬辰科进士，天性至孝，幼丧母，事父承颜顺志，父病三年，躬亲汤药不解衣带，既歿哀毁骨立。敬事叔父，抚育孤侄，乡里称之。初任东明县令，爱养百姓，训礼多士，捐修文庙，至今犹祀之。及任四川道御史，劾奏吴逆，防微杜渐，持论忠谏，确有先见，大臣交章荐举，复起督学山西，改正文体，崇重理学，晋人有关西夫子之颂。历任通政司参议，奉天府顺天府府尹，随事敷奏绰有大臣风烈，出为安徽巡抚，调任湖北巡抚，有志激扬加意兴除，未久病革，犹采陈民间疾苦焉。有《见山楼文集》、《京兆奏议》、《抚楚治略》、《谷城水运纪略》诸刻。康熙三十年，知县范令详准入祠。

杨方，康熙辛酉举人，官长安县教谕，后补宁州学正，迁西安府学教授，课士兴教立行，又能因材施教，曲为裁成。在宁时，捐俸修葺明伦堂，从游日众，于堂后筑馆舍，以居之，其诱掖后学如此，三学公请人名宦祠。初家贫，舌耕养亲，居父丧，哀毁骨立，及任长安，闻母讣，时值严寒积雪塞途，徒步奔丧致哀尽礼，弟正父亡，尚幼抚育，辛勤多方启迪，弱冠入邑庠，食廩饩正患疾，方亲调治，且为之浣濯，不

辞劳苦，不惮污秽，友于至性，无一毫勉强也。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杨愈勋，官华州儒学训导。性纯孝侍父母，寒暑未常离左右，至奉养含殓，兄弟俱在，必身任之。初母郭氏卒，方六岁，日夜号泣，如不欲生，乡人叹异。继母李氏性严厉，稍不如意谴呵，及之勋先意承志，备极孝敬，李亦感悦。李卒哭泣尽哀，一如丧亲母。时事兄恭谨，时值暴怒人或不堪，勋和颜以受，绝无嫌介。田产悉推让，伯季自营生业，终身无德色。华州司铎，课诸生必先德行，后文学，士风返于淳朴，居乡温厚和平，睦邻任恤，而刚方正直，不敢犯以非义，或遇急难，匍匐救之。宜邑遭闯逆之变，户口凋敝，十村九空，西南乡尤甚，每丁征赋二两一钱，民不堪其苦，数十年无敢陈者，勋甚悯之。适巡抚白公阅边经过，首率士民痛哭陈情，始获请免酌减每丁三钱，至今感之。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孙绳，字延区，邑庠生，仁厚有德，豪侠好义。宜邑自明季及康熙十二年以前，屡遭兵灾，县治凋残荒凉，满目苦累难堪，绳不惜家资，极力调停。适朝廷有开悬丁折地亩种种条例，绳援引，具呈于分巡河西许孔二道台，转详题达而宜之悬丁，得豁折亩以行。又权移县制，设立宜营，均平盐引，减除公用，开辟荒芜，推去诬赖屯粮，皆从绳之请也，县制赖以不坠。惜河西道已裁案牍无存，而原呈遗稿，子孙世守，尚彰彰可考也。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孙枝秀，字实生，邑庠生，天性孝友，乐善好施。当顺治元年七八月间，固山李公征剿流寇，驻节七里镇，霖雨四十余日，时值乱，离县无令，粮饷不继，枝秀奉父绳命，运粮三百石以饷。

王师，李遂书给“忠主可风”匾额，以旌之。康熙五十九年，署县事赵令详准入祠。

明义民康允，岁饥出粟赈贷，贫者诏旌之，现在奉祠。

张威，岁饥出粟五百石赈之，有司为立石免役。

田秀，成化十二年，岁饥出粟五百石赈之，事闻旌表免役。

王左（无事实可考，现在奉祠。）

唐国化（无事实可考，现在奉祠。）

明郭孝女，父维城久病，女为处子，侍奉汤药，罔懈费痊，女祷天割股肉以进，父病随愈，女中至孝，特表称焉。

明节烈田氏，贺恩妻，夫病，氏毁容，侍汤药，及夫死自缢以殉，有司以闻诏旌表焉，现在奉祠。

常氏，田养民妻，年二十岁，夫卒，甘贫守节，抚二孤成立。

田氏，举人宁琮妻，夫卒于官，氏携骨归葬，奉舅姑抚一岁孤子，时年二十四岁，誓不再嫁，后舅姑寿终，子成立，有司以闻诏旌其门。

杨氏，郭鍾奇妻，夫早卒，氏自缢以殉。

王氏，同知张士奇妻，士奇致仕归，迁居蒲城，未几歿，时内外无依，氏躬督耕桑，教子从师，入则亲课，其业有惰，行辄手笞之，三子俱成立，以次子应辰贵，诰封太宜人，寿七十有九岁。

杨氏，田英妻，年二十二岁夫亡，抚子成立，中年又卒，复抚孤孙，历节五十五年，至七十七岁考终。

张氏，贡士赵彬妻，无子守节，尤为难得，享寿七十，有司旌其门。

田氏，张国时妻，崇祯十四年盗至，氏不受淫污，骂贼被害，现在奉祠。

刘氏，杨国权妻，年二十三岁丧夫无子，甘贫苦守节，六十四年卒。

王氏，夫采薪死于烈火，其姑痛子不食，氏多方劝慰，赴夫死所寻骨归，数日墓成，遂自刎死，有司以闻旌之，现在奉祠。

国朝节烈苏氏，董其事之妻，年廿三岁，夫亡，遗子遴儒甫四岁，矢志抚孤，家贫忍饿，教子游庠序，氏歿，时年八十有九矣。知县贾令与其子妾，安氏并旌之。安氏，蒲城县室女，生员董遴儒妾，儒正妻无子，儒母苏氏为纳作妾，亦无子。迨遴儒病歿，氏年尚幼，嘱嫡王氏曰：“善事老姑，我当从夫地下。”遂自缢死。

刘氏，廩膳生员杨国权妻，权早逝，氏年二十二岁，遗一子凌汉，尚在襁褓。氏父母，以女年少，欲改嫁之。氏恸哭几绝，矢志守节，抚

孤成立，并教食饩。历节三十四年，时人拟之共姜云。

王氏，廩膳生员杨凌汉妻，汉早逝，遗三子，苾、芷、荃氏二十六岁，守志教子一如其姑，后三子俱入庠，氏守节四十有七年。

寇氏，生员杨苾妻，苾歿时，氏年二十有九，上有老姑，下有三孤，家至贫。氏昼夜纺绩，以供衣食，值岁凶不能举火，乘人刈麦田间，负子拾遗穗，聊为事育糊口，计其节三十二年，可谓茹苦食荼之至矣。

贺氏，廩膳生员杨荃妻，氏年二十而荃卒，氏哀恸，甚至绝而复苏者数次，既念老姑在堂，子女甚幼，为俯仰计，强饭自起，操作女工针指，奉姑嫜以甘旨饲，子女以精凿，自食糟糠而已。其后子殇，日夜号泣，且抚其女，迨姑歿女嫁，或欲夺其志，氏愕然变色曰：“未亡人之不即死者，以有老姑子女之故耳，今可报先夫于地下矣。生复何为。”遂不食而死。先守节，后死节，计共三十二载，夫死而即死于孝慈未尽，子死姑死而即死于节。行无亏死合于义，而，从容中道者，贺氏是也。

张氏，杨绪妻，绪素病及危笃，以氏年少且无子，嘱以死后当改适，氏悲恸号泣，矢死靡他，绪犹疑之。氏即出更衣，复入拭泪谓绪曰：“君病至此，无可望矣，久欲明志，恐伤君心，今言及此，妾请先死以待君地下耳。”遂引颈自缢死，绪亦随死，氏死时年方一十八岁噫！烈矣。以上刘氏至此，四世五节，有蒲城王进士炳碑记，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省通志。

樊氏，庠生蔡蕃妻，年一十七岁，夫亡。抚孤守节六十年，备尝辛苦，宗族乡党皆称贤节。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李氏，樊甸妻，年二十三岁，夫卒。家贫守志，纺织度日，教子问知成立，游庠寿至，六十五岁。康熙四十六年，学道江公旌其门曰：“歌鹄芳宗。”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曹氏，监生杨维妻，年十八岁，遭孀。即以死自誓，绝饮食者三日，屈从姑命，矢志守节生长俱处宝贵，性甘澹泊，事老姑敬孝，抚继嗣慈劳，寿五十二岁而逝。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田氏，冯聚端妻，氏年二十二岁而端死，七旬老姑，四子俱幼，又有侄方乳哺。其母因饥寒而嫁去，家贫如洗，赋役烦犹，氏昼则拾薪担

水，夜则纺织。孝事姑母，嫜抚育子侄，或耕或读，婚娶俱毕。迄年七十，而犹勤俭治家，老而不倦。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焦氏，邑庠生冯琦妻。琦卒，氏年方二十岁，上有瞽姑，下有幼子，家甚贫，氏以奉姑抚孤为已任，仰事无资，姑遇蔬食不乐，氏作欢笑以慰之。姑歿衣衾棺槨皆出借贷，后纺绩偿还，昼夜劳苦，目畔尽为腐肉，又尝训子曰：“吾家世无白丁，尔宜念吾负薪力田之劳，奋志诗书，以继先人。”绪其子士鳌，寅佩，懿训早游泮水，氏已六十岁，历节四十年矣。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八年学使潘公及知县沈旌其门。

张氏，徐升妻，年一十八岁，夫亡。遗孤仅六月，家贫年少，苦节冰心，夫有老亲，其生养死葬，必敬必诚，并不以夫有兄在，而少推诿也，事亲尽礼，抚子成立，历四十余年，如同一日。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张氏，徐明哲妻，生员徐竟之母也。十九孀，居家贫，日不举火。身甘冻馁，志同金石，勤于纺绩，孝事舅姑。以其所余，延师课子，夜半机声轧轧，尝与书声而彻，居然有孟母子风。故其子十五，即列宫墙，目见孙曾寿考，八十六苦节之报也。雍正七年，署县事查令详准入通省志。

白氏，廪膳生员王振基妻，十六于归，二十六岁夫故。高堂有八旬之姑，膝下无三尺之儿，其奉姑也。饮食为之，口哺秽溺为之，接送三年之久，俨如一日，乡党人咸称之。夫卧病床褥，氏侍奉汤药，罔间如此多日，若不知其为昼为夜。夫临终无子，氏滋泣以慰之曰：“君勿以无嗣为忧也，犹子比儿，吾其为君抚育之。”于是继夫兄之四子王敏为嗣，夫亡。氏无所依，纺绩苦守，训子游庠，虽画获丸熊，不过是也。至妯娌之间，氏略无间言。于康熙五十五年，去世云。

董氏，邑庠生贺年有妻，二十一岁，夫亡。遗子抡升，仅七月，又有白发翁姑在堂，氏以一少妇侍奉，抚育略无异志，阅后舅姑俱以寿终，尽养生送死之礼。为子娶妻，教子成名，可谓仰事俯育，毫无遗憾，而诸艰备尝，苦节亦堪悯矣，寿六十七岁，子抡升廪膳生，孙绍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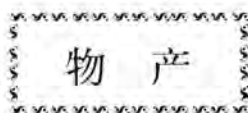
庠生也。雍正八年。署县事沈华详准入通省志。

罗氏，邑庠生蔡铎妻，铎早亡。氏年仅二十一岁，子甫逾月，氏初不以家贫，子幼，少易其志，奉养舅姑，妇尽子职，扶育孤儿，母兼父行，寿考六十余岁孀居四十余年。雍正八年，署县事沈华详准入通省志。

封 荫

明张仁让，以子士奇封府同知。

国朝杨清，康熙二十七年，以子素蕴贵封通议大夫，巡抚安徽等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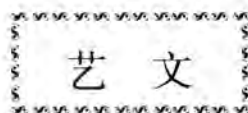
虎

鹿

野鸡

榛子

核桃



小丘黄翠几层嶂，复嵯峨。释来闲来看，岩姿此处多。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赐陕西延安府宜君县知县卢兆鲲，康熙五十年十月，宜君县知县臣钱式庄，刊碑立明伦堂。

重修学宫记 祝文彬

学宫（古时文庙设有讲习礼乐和进行品德教育的地方，谓之学宫）。

今天下之学，彬彬盛矣。尊经义，天下无不学之人，设义塾，天下无不学之地。释菜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于文庙特隆，天子右文崇道，躬诣阙里，祀以太牢，陈以八佾。

御书《万世师表》，悬额学宫复。

御制训饬士子文，凡以阐扬圣泽，端戢士风者，自汉唐以来，哲后

明王所未有，而上宪时，选择俊秀习乐舞以光祀事，典甚巨也。猗欤盛哉。夫以古者合乐受成之，典寄其事于明伦讲艺之堂，而习多士于礼乐文章之地则。文庙之立不甚重与。顾有司以春秋，将事循行故典，罔敢或斲要，非知政本而远乎，俗吏之所为者，亦鲜能，以为先务而急也。宜邑据上郡之南，京兆之北，为锁钥要区，专戎弹压武备赫矣。邑之英贤蔚起，代有传人，特。文庙之立，规模卑隘，自堂及基，大不中程度，阅年久，卒无有以举之者。乙酉春，林君以两浙名家，来宰是邑，见而喟然，有意乎其图之也。爰集绅士而商之，捐资屯工，经划尽善，故其材不赋而羨，匠不发而多。期年若祠、若庑、若棖星、若泮池皆次第告竣，焕然可观矣。而丙戌之秋，有事于庙，多士骏奔邑之人，于是乎观礼，咸啧啧称盛事云。夫宜冲邑也，吏道繁剧，宾从络绎，令且顿数，马仆仆于蹄轮杂遘间，日以为常重，以簿书期会之难疑，其日不暇给也。乃林君自下车以来，除杂派，均编审，建仓廩，礼高年，诸大美政。次第举行，兵安民乐，固已口碑载道。复能兴废举坠，急急学校，如此其殆知政本急先务者耶。于此可以观其能，已从是宫墙巍焕，俎豆从容，以隆祀典而振儒风，于仰承各上宪，兴贤育才之盛心广。圣天子右文崇道之雅化，则此举所系，岂其微哉。予承乏部邑，尝入庙而瞻顾徘徊，几欲为林君之所为，卒有志而未逮也。视林君之能，已瞠乎其后矣。乃不揣而为之记者，盖以志林君之贤，其亦聊，以志吾愧云尔。

关帝庙重修碑记

杨廷柱

余承纶命，分守云阳，谒印之初，即致叩于寿亭侯庙，环顾四壁，轮奂巍峨，侯之忠君爱国，凛然如在，统营弁而为之，勒石气文于余，余为之击节叹曰，自唐虞，既邈而言天人性，命旨者必以孔氏为尚，言忠义节烈之事者，必以寿亭侯为宗。然孔氏为文教之师，庙食天下，自郡邑名邦以及遐陬僻壤，文人学士无不金碧而尸祝之，觉与寿亭侯祀享

为尤盛。余则谓教，辟异流之荒道，济天下之弱，俾学不迷于所往，孔氏之为，功于天下也，深而微。生为万人敌，死而能威福，儆戒其民，以闲邪而卫正，侯之为功于天下也，显而著，至浩然之气，绵日星亘河岳，终古不磨者，先后如一辙也。况当汉祚将移，阿瞞擅柄，虽荀文若之贤，亦为之运筹帷幄，而侯以间关羁旅之身，日蒙非分之宠，荣曾不足动其一瞬，迨后守镇荆襄，力扶颠覆，迁都避锐，瞞也何怯白衣摇橹，蒙也何谄。侯以至大至刚之气，塞乎天地，降禁彰德，报曹去良，且平生笃嗜春秋，秉烛达旦，与孔氏著书删诗、定礼，以笔削为准者，其所见若协符契也，夫以宜州兵燹之，余借侯在天之灵，得皞皞乎雍和之也，历年久而稍为圯塌，今复修，绘而庄严之嗟乎！侯生于汉，今千有余年，灵爽式凭无不在，虽不因事为显晦，而将弃士民趋跽晋谒之时，益深如在之，敬直与孔氏宫墙并传不朽，其为功岂浅鲜哉！康熙五十八年某月某日，因为之作笔以志云。

药王祠碑记 文纪

自役徂入山神水道，经北踰子午岭而下三十里，龙翔凤翥，尾蟠昆仑，首注黄河，峨峨然，巍巍然，突起于穹峰之表者，宜邑之县制也。县之周匝，诸山星拱，稍西而南不数武，峰回路转，奇势迭出，披览之下，则见山高云浮，泉清谷蓬，怪石嘉木，珍禽异兽，若诡、若立、若拱、若揖、若显、若伏，苍翠诡状，绮绀绣错，类智者之所设施，昔之人爰建药王洞于斯间，其肇造文献无复存者，观其形势大约不下数百年。迄今有祷必应，岂山水之胜，神亦倦恋而不去也耶？独是遗迹郁湮，残构萧条，登斯所者，虽欲目送远云，袖拂爽气，亦不得为，可惜也。毋乃负造物鍾秀之意，而貽神明之戚与岁，在康熙戊子宜邑之文武军民并四方之善信，协力输财，共起而经营之，凿石辟宇，冶瓦为祠，涂金墨绣，概取庄严。至明年己丑季秋，而工告竣，鸟鼠风雨之无虞，庶几神罔怨恫乎，自兹以往，起沉痾，而登寿域，惠我无疆矣。嗟乎！古今之变，沧桑易改。常由县制之西，登玉华宫，以凭吊当年事，文皇

君臣之所建立，仓鼠古瓦，亦渺不获覩，惟有壤道哀湍，悲增忉怛而已。而没没然唐室一隐君子，其洞宇辉煌代继更新，则何为者？维德为子乎？抑以世际太平不百废具举，故人兴而神灵也。士君子所如不偶，不附托于青云骥尾湮没，而然彰者可慨也，夫世之观斯记者，具有与同慨焉。

孟姜女祠碑记

明 马理

宜君南三十里镇，曰哭泉，有姜女祠，祠下有泉。询及及父老，云，孟姜女者，前秦泮川人也，适范喜郎，秦筑长城，喜郎从役，怠其工，乃筑死于城土中。姜女为送寒衣至边，始知之，悲愤号哭，城自崩墮，尸骨暴露，莫辨真伪，乃啮指滴血，历验诸骨，其一血入骨，乃知其为范郎也。遂负之以归，至宜君南三十里，息道左，渴欲饮无水，仰哭而泉涌，士人哀重之，共为立庙，至同官姜女亦毙，后人复为立庙，夫妇二骸在焉。余稚年间，闻里庸俗人歌讴此事，未以为必然。今镇以哭泉名，且两地俱有庙貌，而父老之言又祥悉，若是则此事信有之矣。赴陕行迫未暇入观，既还复过庙前，风雨大作，趋避庙中遂息，无乃姜女之神留我为彼表异耶。因重有感焉？噫！一妇人女子，乃知守节义重，夫纲感天地，如此世有徒为丈夫，较其行反妇人女子之不若者，则姜女之懿行，有益于风教也，多矣，岂可以寻常视之哉。

宜君城记

白乃贞

负北塞，阻环庆，洛水东带，南有黄龙山，迤而西与秦山会，峡急岭恶，屹然作上郡咽喉者，宜君城也。城因龟山之势而成之。实自胜国成化中，县佐杨安石萍易溃，又经寇烟城颓，宅抓兔者十年居，人至不识旧址。我朝削平祸乱，顺治癸巳，移重兵镇其地，始檄邑令入城，城无墉无壑，更数令莫能城。康熙戊申贾君，以大将军冢嗣，宰宜邑，攀

金，至举废坠，亟欲城其城，念民劳未可使也，乃除浮丁，苏驿困，严保甲，兴学校，讲乡约，民康矣。然后谋版筑会，外艰当去，宜民皇皇走，诸军门泣留，当是时朱龙叛，沿边应之朱砂岭，贼又掠洛川，陷鄜州，继又合陷郡城，千里内无一坚壁，宜营参将杨宗道又悉兵屯甘泉，宜君留空城。又有贼陷中部，侵自娘娘庙山。而贼之据郡城者，又欲扼金锁关，以遏我师，且早晚下当，是时宜君，苦累卵危，贾君昼夜环甲登陴，贼见君守孤城不去，疑不敢前，君乃间道亲率乡勇，驰追贼于娘娘庙山，得大胜。郡城中贼闻之，亦不敢南下，于是我兵得进剿，俘朱龙，复延安斯固。

天子声灵与师武臣力然，贾君亦与有力焉。乱平，宜上民请曰：“非公孰保我土，公实长城，公即长城，城终不可无。”于是，始城其城，民子来戒勿亟，且自出资，幕役，未罚一夫，不匝月成。余同年杨子筠湄，自楚遗书，请余记之。余曰，城大事也，春秋必书慎民力也。昔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役后期者，段乔执而囚之，囚者之子，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乎，功若此其大也，自古及今能无有罪戮者，未之闻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役之束缚。而出之嗟乎！韩氏刻期，子高用诈，段乔贪名，彼犹列于载籍，垂称至今，若贾君不劳民，不严令其成也忽焉，可以传矣。能固圉也，其用民也，悦以忘劳也，工始于康熙戊午之九月，告成于十月，贾君讳有福三韩人。

修仓建厅记 查遴

朝廷之设积贮，上以备国家不时之需，下以贍闾阎歉岁之用，一举上下咸赖称美典焉。而积贮之要，图仓廩为最。宜邑虽层峦叠嶂地，号山陬岩居岫处，户鲜繁多，而民社依然，则积贮不可不急讲也。但明季兵燹之后，黔黎凋散，仓廩旧制湮没，而不可考，我朝鼎新以来，列圣

相传，时厪招徕，且蠲租减丁，久期藏富于民，脱仓廩犹虚，而有待何以为上下之资。康熙四十四年，邑宰林君讳矿者，浙东名进士也。仰遵宪典，详请帑金，于下城南建廩三十间，一时称要图焉。乃积年累月，风摇雨飘，日就倾颓，至雍正四年，毛令讳汝诰者，复行详请改修南廩工七间，而其间待葺者犹强半焉。雍正六年秋，遴以樗栌非材，叨蒙各宪委代邑篆，铅刀初试，宰割维艰，兼之军需，旁午日无宁晷，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举不暇讲，然于退食之余，私心自矢，窃欲次第举行，越明年，适奉文建修各郡县仓廩，遴即踊跃领帑改造东西仓一十五间，而仓之中旧有厅三间，亦久坍废间遇上宪尽，查辄须搭盖棚厂，且仓猝之间，犹难立办，于民殊多未使用，捐养廉于旧料中可用者，择而断之，更为增补并购砖瓦，雇募人工，不日告竣，额以“裕国富民”四字，虽余仓未尽改建，而岁修犹可强支，规模顿觉少异，岂敢言功要，亦不敢慢视国家经制之意耳。后之莅斯土者，耕敛递省，教养维勤，俾层恋叠，藏地尽膏腴，岩居岫处，户庆仓箱，是又我皇上藏富于民之至意也，不且与积贮之典共相媲美哉，爰述岭未而为之记。

疏 （音书shū 封建帝王，臣僚对上的奏呈）

请减丁银疏

岳鍾琪

疏 （音书shū 封建帝王，臣僚对上的奏呈）

为请减丁银重累，促进逃民复业，以广圣世弘床事，查陕省地方，自我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

安府属则复业者甚少，细加察访皆因丁银重累，不特已逃者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臣等不胜惊骇，因逐一检查通省丁条粮额，及知其弊在明朝时额则定例之过重，非本朝体恤之不至也。查赋役全书内开延安府属人丁一十五万二千有零。顺治七年奉旨，免过逃亡丁七万七千有零，顺治十一年又奉旨，免过续逃亡丁六千八百有零，及康熙六十年内，八年六年二十二年陆续奉旨，又免过水冲逃亡杀伤及包赔人丁共一万有余，是本朝之圣，圣相承恩施无己，亦可谓蠲贷之，施至切至极矣。而地方终无起色，荒芜终不尽开者，总因明时初定丁额之际，不知是何诡弊，延安府则每丁竟有至四五钱以至七八钱及一两以外者。臣初阅之时，犹疑丁银较重或其粮则稍轻，及查其田地征粮科，则又皆彼此相若无甚悬殊，夫同为盛世之民，同为丁徭之赋，而独此一方多一丁即多四五六七钱或一两以外之累，胼胝小民实难堪此况，荒年逃亡之丁又责令未逃者赔纳，无怪乎逃者不敢归，而在者皆思去？臣以为此时若将逃丁逐一清出，仰请照前豁免，则圣主隆恩，自邀俞允。但丁银之重例不减，则逃者虽免，而未逃者似不能堪欲流民复业，终不可得，不如将延安府属各州县，民屯丁银俱照每丁二钱科，则凡有过二钱者皆与减免，除中部、神木二县外，合十七州县民屯共应征银一万四百七十两二钱，较之现在十七州县，岁征丁银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余两止，减去银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两零，而现在之民共相乐业，逃亡之民闻风自必渐归，即外来之民闻风自乐就垦，将来五年编审按丁渐加，谅此一万有零之丁银，自亦不难仍复，而于国赋固可无亏，于地方犹可渐辟边地遐荒，实有裨益也。倘蒙恩允，某州县应免丁银若干之处，俟部文至日，檄行布政司转发该府州县，查明造具编册另疏具报。

延属丁徭疏 杨素蕴

为延属困苦已极，丁徭重累难堪，敬陈积弊仰祈，敕部议以救子遗

事，明季天下之乱，起于西北，而臣乡延属，实被其害。李自成、张献忠等纵横流毒二十余年，老稚杀戮，少壮抢掠，伤心惨目，已不忍言。继以崇祯十三年，天灾流行，父子相食，几无遗类，总计此方之民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今日之存者，实百分之一皆出万死而就一生者也。是以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之内，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遍地虎狼而已，计非休息生聚，费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力，必不能复元气，而措安全，乃今之积困大害，更有万倍于他处，丁徭是也。臣若缄默不言，则疾苦壅于上闻，惟有日朘月削，趋于死亡而已矣。臣宦直隶，即以直隶之钱粮比之，直隶地亩丁粮，总名曰条鞭，起解存留，通融支收，每丁额征不过一钱二分，是以百姓乐给而易完。若延属则不然，田亩所出者，名曰大粮，人丁所出者，名曰条鞭大粮，以供起解，额征犹有定数。条鞭以备存留，官役之俸薪，工食出其中，师生之廩饩出其中，此犹曰必不可已之经费也，甚至各上司提册催号之使费出其中，各差役供应需索之繁杂，亦出其中，而本州县驿遁城守诸务，又种种出其中，嗟嗟！百孔千疮，何一非此晨星落。落半死半活血膏哉？故每丁每岁有费至三两者，有费至四两者，较之一钱二分之额征，其相去宁止倍蓰乎？夫延安处万山之中，土地寒薄，收获有限，而数年来，金生粟死，成米数石，仅能易银一两，且其人复赋资愚鲁，不善治生商贾，又别无舟车往来，经营运用之，方株守本业，积蓄几何，即罄上户一家之产，尚不足供终岁三丁之费，而况鹄面鸠形之众，啼饥而号寒者乎？是以淳朴者，鬻卖男女以偿之，其奸滑者非携家远徙，则挺而走险耳，每见值开征之期，父子蹙额，夫妻愁叹，相率而捐亲戚，弃坟墓者累累，若丧家之狗，失巢之鸟，进无所依，退无所据，流离琐尾，良可惻然，即官其地者，睹此颠连光景，亦皆有死之心，无生之气，然而事势所迫，补救无术，惟有饮泣太息而已矣。若不早为破除此弊，恐非尽延安之民驱于乐土，尽延安之州县胥为荒邱不止也。伏祈圣上痛念此一方孑遗，敕下该部行令，彼处抚、按、道、府、力加厘正，额定款项，纵丁少费多，不敢望如一钱二分之轻，亦宜曲为调剂，去其无益，俾不至重困难支，则奄奄残黎庶其渐有起色

矣，伏祈睿鉴，全览，敕部详议施行。

驳纠藩臣疏 （清官制边防大臣，又称藩臣） 杨素蕴

为藩臣拟用朝官，有褻国体，谨据疏驳纠，伏祈天谕申饬，以正名义事。近阅邸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方面官员一疏，以分巡上湖道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肇不胜骇异，夫用人者，国家之大权，赏罚予夺，惟朝廷得主持之，调补迁除，惟吏部奉朝廷之命得宣行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当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亦惟以军前效用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疏题请，从未闻敢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且据该藩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此驭之不速。即如所言，湖南蜀省去滇稍近，犹可计日受事，若京师、山东、江南等处，距滇南河山万里，经历跨涉必费岁时，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也？况该藩用人，朝廷所以特假便宜者，不过欲其就近调补，无误地方故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大小，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照常铨授，尤为名正而言顺也哉。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材品为该藩所素知，亦宜先行具本，乞请俟奉旨俞允，然后令吏部照缺签补，庶几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乃径行拟用，无异铨曹，不亦轻名器而褻国体乎？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放肆，在该藩扬历有年，自应熟谙大体，此举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而防微杜渐，常慎于几先，伏乞皇上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矣。臣新进小臣，不识忌讳所知者，惟朝廷之体统而已，冒昧直陈，贴黄难尽，伏祈睿鉴，采择施行。

城隍庙祈雨疏（第五日得雨） 查 遴

惟民为邦本，食乃民天，是以岁丰则衣食足，而礼让兴，岁凶则饥寒迫，而盗起，岁之所系不綦重欤？矧宜邑居万山之中，土瘠民贫，别无生理所借，以供国课，而为仰事俯育计者，惟兹南亩，苟非雨暘时，若势必收成无望，乃今入夏以来，雨泽愆期，黍苗渐槁，遴以庸材代庖，兹土目击心寒，匪伊朝夕用蠲，月朔斋心步祷，而且反躬自省，其或德教未彰，而刑狱滥欤？或请谒有门苞苴未绝欤？更或际此军兴，不无借端，科派因公克扣欤？凡此均足以干天和召旱魃者也。然皆遴之罪于民，何尤设遴有一于此，神亦宜降割厥，身以为父母，斯民之戒何至波及无辜，使万姓皇皇益滋遴咎，即或谓水旱，实关天数，非人力所能为，第一神坐镇一方，为社稷主宁，无忧民之心，亦当哀奏。上帝遍告岳渎詎可愬，然今与神约三日，三日不能至五日，务祈早敛骄阳，迅沛霖雨俾，黍稷有西成之望，而人民兴，大有之歌，是皆神之灵爽式，凭遴敢不率斯民刲牲酹酒，叩酬神贶哉？谨疏。

诗 文

玉 华 宫

唐 杜甫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
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
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
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
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
优来借草坐，浩歌泪盈把，
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慈 鸟 诗

杨素蕴

西北有高树，慈鸟巢其颠，
劬劳日以深，养子何翩翩。
朝衔陌上草，暮返云中烟，
殷勤奉所生，力竭意亦虔。
物情知报本，孝义古所传，
念我白发亲，乃在各一天。
迎养甫两载，违离忽三年，
道路阻且长，况复隔山川。
亲既不能来，儿又不可还，
昼长夜不寐，气结每哽咽。
前日陈至情，长揖欲归田，

归田何所事，菽水娱膝前。
咄咄漆园人，立意何其偏，
大声而疾呼，百计苦相牵。
有怀不得舒，翘首白云边，
白云极天际，望之眼欲穿。
仰视高正飞，涕泪日潺潺，
嗟我不如尔，为赋慈鸟篇。

庚午重九日偕米脂令吕高培诸同人游玉宫故趾

张 伟

九日山中联骑来，玉华宫畔共徘徊，
殿寻绝壁荒基趾，碑览悬崖古洞隈。
一壑清溪寒雾锁，乱峰红树锦霞开，
宸游翠辇归何处，把酒临风吊碧核。

其 二

玉华宫趾在山隈，境转巉岩乱壑幽，
绝壁环廊留胜迹，丹枫黄菊正宜秋。
寄庵载酒游岩畔，工部遗诗在石头，
千古闲情同调处，泪歌啸咏亦相侔。

过 金 锁 关

孙 川

重关雄峙此差峨，设险当年事若何，
车马到门无客问，荆榛满路任人过。
荒村日冷鸡声晚，古穴风腥虎迹多，
信是太平边戍罢，居民不唱采薇歌。

玉 华 宫

张虞熙

迳入清虚府，无烦博望槎。
琼楼人已远，玉宇路非赊。
瀑布开青黛，婆罗见月华。
还依金殿柳，仰吸赤城霞。
选胜当年事，凄其后代嗟。
荒凉时逐鹿，古洞自盘蛇。
石马今何在，哀湍若为斜。
少陵苍鼠句，徙倚望前车。

玉 华 宫

蔡 茵

昔年遗构玉华宫，虎啸猿哀万木丛。
故物百年犹石马，余基千载独松风。
风山自带回溪外，珠水空帘绝壁中。
因念河清谁可似，啼鹃林外痛无穷。

赠 范 宜 令 兼 呈 参

张 凤 翥

宜阳问字仲秋时，文武贤豪古道期。
邑播统歌言偃化，营高细柳亚夫师。
离怀每忆临岐酒，别绪应添案上诗，

极目函关频怅望，潇潇风雨满红湄。

秋日过宜君

荆柯

山色空蒙接太虚，山形坳折损柴车。
风吟曲槛声悲壮，日薄孤村影卷舒。
野老闲门忧伏虎，征人涉水想游鱼。
数行雁字传秋意，谁送寒衣到客居。

过烈泉镇谒孟姜祠

查 遴

一哭俄看地涌泉，崩城余气格苍天。
寒衣未到人先死，枯骨空携影自怜。
不朽荒祠春寂寂，无穷香誉水涓涓。
停骖此日瞻遗像，苦节应教万世传。

前 题

邵鸿图

曾于青简识芳名，遗躅何期此地存。
红泪已倾城百雉，清泉犹感涕双痕。
荒祠不逐桑田变，精魄能教过客遵。
策蹇怜余频到此，一思往事一销魂。

赋得溪回松风长

查 遴

层峦深处景堪搜，绕涧苍松历岁遒，

黛色冷依山色静，琴声时杂水声流。
泮阴谡谡非关雨，春到飐飐亦似秋，
坐听清吟忘揽辔，羡他麋鹿自遨游。

前 题

邵鸿图

冷然曲水傍山流，谷口虬松覆古丘，
老干凌霄栖独鹤，疏枝倒影乱群鸥。
一湾醖醖波常细，叠壑笙竽自悠口，
宫殿前人浑莫辨，漫题遗迹在宜州。

宜君县志跋

孙海举

跋（跋音bá写在文章书籍后面的短文，多是评介内容的）

闲尝读诗，而知国风者，即十五国之志也。抑尝读书，而知禹贡者，即九州之志也。至读春秋，而见夫编年纪月，非即一百四十二年之志乎，读礼记而见夫王制月令，非即三百三千之志乎。大约三代以上，帝王师相继天立极，以创天下之法，守则谓之经，经也者，不易之大道也。三代以下，名公巨乡，修废举坠，以维天下之风化，则谓之志，志也者，不朽之盛事也。是以上自国都，下及省府州县，莫不有志，盖各记其风景土物，以备观风者之采，择诚盛典也。惟我宜邑，自兵燹之后，县志遗亡殆尽，其见于州府志者，不过什伯之一，即我朝鼎新，前任诸名公，亦尝有志，纂辑而未逮逮，我邑仁侯，沈夫子，江南世胄，试用兹土赋性，慈良催科，不扰办事，勤敏听讼立断，宁损一己，以益百姓，不忍剥百姓以肥一己。如捐修文庙祭器，捐请义学塾师，雇募夫马，以迎学使，禁止宴礼，以作兴新，进裁盐课耗银，免地畜额税，又平买祭物，而镇集不累，代完积欠，而里甲生春，革除吞仓盘粮之门差，裁汰解犯伴送之夫驴，惠政班班。士民悦服，歌曰：“前有查父兮，后有沈母，”既而调任武功，邑人祖道攀辕，或跪、或卧缠塞满路，涕泗滂沱，依依然如赤子之不忍离慈母也。为立德政碑，一德政坊。其余绘像悬匾者，不可亿计。至奉旨纂辑通志城，朝廷之大典。粮台总裁，其事沈夫子与纂修甫下车，即简阅宜志，见前任查公，亦既旁搜远绍，细大不捐，或访古迹于荒崖断碣，或寻遗韵于旧简残篇，或下询于好古宿儒，夙夜不遑，曲费苦心，惜还任三原，厥功未竣。于是沈夫子，慨以为已任，复协采详核，拾遗补缺，始录集成书，要皆仰答，圣天子考文，至意上赞，道究经理，鸿功洵足，以正人心而善风俗，岂浅鲜事哉？且我宜志，昔灰烬于流寇兵火，今光显于我邑侯，查沈两夫子辟之为命，查公创草，而沈公而润色也。辟之雅奏，查公金声，而沈公则玉振也。吾知自有此志，而吾邑之善者劝矣，恶者惩矣，自有此志，而吾邑之潜德彰矣，治道光矣，则即以此志为吾邑之春秋也。可则即以此志为吾邑之诗书执礼也，亦无不可举，不揣狂瞽，妄将管窥，不过仰赞我夫子辑录之苦心，于万一以见其大，有造于宜邑也，云尔。

宜君县志后记

陕西之修通志也，家参宪，寓舟先生实主之时，华方需次会城，得预校刊之列。越明年，奉署宜君邑篆既之任，首询县志，知向未有成书。前事查君，始以参宪命从事搜辑，稿虽具，而馆帖指驳者犹累累也。华不敏承乏于兹，则斯役岂异人任，遂不揣固陋，于整饬诸务之余，留心搜较。第宜邑荒僻，文不足征，而宜之绅士父老辈，虽亦相商确，其所传闻不无异同，正拟参互考订，以观厥成。而辛亥十月，华又奉移试乾州，属之武功。华自惟莠劣无能，宰宜未及两载，而目击其凋敝之状，矢竭愚诚，以施调剂，虽无善政可录，幸得告无罪于士庶，则此书未竟之绪，悉忍即惘然置之。耶莅武三月，邑事稍稍就理，因从案牍余暇，就向之所访求，既确者间或参以己见，得所论定，分为三十六类，缮写成帙，将以呈之参宪，乞其弃首以昭示来兹，则志之昔无，而今有，由始以迄成者，不可不记也，华岂敢以不文之故，不置一言以附于后哉？夫邑之有志，所以昭信守也，上则天文，历数之必述下，则地理、水利之必详，若建置、若祠庙、若邸宅陵墓、若桥梁寺观之属，因革废举悉，关巨典至，于户租、物产、人物、官师，暨礼仪、职官、科贡之皆志者，非人心风俗所攸系，即典型規制所由存也。宜邑虽偏小，如唐太宗避暑之宫，王老登仙之台，商大夫之故邱，唐将军之遗躅，孟烈女芳声甚异，刘孝子懿行可嘉，胜国不乏忠愍。

本朝尤多节义，此而无志，不将听其湮没而无彰乎？今者奉际，圣天子发潜阐幽，无微不显，特命各省重修通志，诚千载一时之盛，而陕西复得参宪综理，矢公矢慎，悉心殚力，以归尽善，又虑郡邑之志阙焉，未备飭令，各加修辑，其有造于三秦者不小。华本庸材，谬承各宪加意培植，自简调繁，惟恐折足取戾，益深夙夜，冰渊之惧，特遇分所，所为之事，不敢不勉，竭弩骀期，于民社有济。若夫此书之成，则皆参宪公督率指示，俾有成模，而创始经营，广稽博采，查君之力，为多年来邑以内凋渐复，风气日开，况有名公莅止，将与乡之士大夫辈，寻其散佚，补其缺漏，使志也而进于史焉。是则华之念也，夫时雍正十年，岁在壬子六月初十日，吴趋沈华谨识于武功署斋。

译 文

宜君县志序

富县、延安这条路，历来就是陕西北面的门户。在它的最南端和西安、铜川交界的地方，就是宜君。其中有蜿蜒的洛水，流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还有玉华、太白等山脉，绵亘错列，山峦毓秀，此乃兵家所必争的地方。当地人民，又能本着古代的遗训，努力农业生产，而不为那些五陵贵族豪侈的风气所感染。榆林这个地方，明代常驻守大军，延安人民，大受其困。就拿富县来说，要和唐宋两代的富县以及富路坊州相比，也大不一样，单独一个宜君能够例外吗？到了满清，才慎重地安定了三秦，轻徭薄赋，社会安宁，这已近一百多年的事了。宜君的田亩生产，都有助于铜川、韩城、澄城等县，宜君的人才辈出，时欲超越铜川、白水等县，而且宜君的武装力量，也足抵御外来的侵扰，南可以保卫金锁关，西可以堵住石门关，虽然宜君是个小地方，但也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教育的兴盛，不但地方官吏，他们都能励精图治，而当地人民群众，更能望风兴起，向往美好的未来，努力奋发。惟独历史记载散佚，县志一书，也无存本，这样，不仅影响采风的人，没有依据，就连地方负责的人，也无从游览参考，于是由署县事三原县丞查遴才开始编修，继经前代理武功县长沈华（我的同宗并协助省通志馆工作）陆续编写成稿。文彩灿然，最后复申请省通志馆校阅。我乃句斟字酌，就象经过梳洗一样，细心推敲，又对我的宗人说，一般从事行政的人，没有不谈“因地制宜”这句话，而“因地制宜”的意义，究竟怎样去理解，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是或了解其大概而不知道其精微；有的是或听其似是而非的表面而又不考查其究竟，以此具体办事，固然谈不到件件都对，就是关心地方政治的人，如果每事都要一一鉴别，也不胜其烦了。所以宜君县志的编辑，等于把宜君的全貌，缩小在一室的几案间，便于游览，它的上下古今盛衰兴废的变化，莫不备载。鉴往知来，从而处理各项事务，或增、或减、或缓、或急，无不得心应手，如同镜子照人，灯光照夜，全部情况，了然无遗，所有应兴应革的事，也都纲举目张。

而社会风气从此飞快地蒸蒸日上。后来的人，看到宜君情况，都认为已经进入于三辅的行列，而感唐宋富坊的简陋，这岂不是宜君县志之作，大有造功于宜君的吗。

时雍正十年，岁在壬子八月十五日后陕西督理粮储盐法道加二级纪录四次沈青崖书于西安贡院之精白堂。

沿革

宜君在西汉时，为左冯翊同州地区的耀县属地。东晋时苻坚曾在这里设宜君护军都尉。南北朝后魏时改设宜君县和宜君郡。隋文帝开皇初年，郡废改为宜州。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州县均废，贞观二十年又设置县，属关中。唐高宗永徽二年，废县。高宗龙朔二年，复置坊州。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宜君分设升平县。宋神宗熙宁五年，省升平县为镇，金属富路坊州。元顺帝四年，废坊州，又改宜君县，属富州，满清仍沿续未改。清雍正四年，富州改直属县。

疆域

宜君县境南北长九十里，东西宽二百六十里。东至洛川界九十里，至洛川县一百八十里。西至甘肃省环县界一百七十里，至环县六百一十里。南至耀县、同官界三十里，至同官县九十里。北至黄陵界六十里，至黄陵县七十里。东南至耀县、白水界一百里，至白水县一百六十里。西南至彬县三水界一百里，至彬县二百四十里。东北至洛川界一百里，西北至甘肃正宁界一百一十里，至正宁县二百六十里。北至富县二百一十里。南至西安三百三十里。至北京二千六百六十里。

风俗

宜君受自然条件限制，居民大都依山穴居，气质朴实，勤俭节约，重视农业，一般妇女也都勤于纺织。惟土地瘠薄，人民生活贫苦，对赋役税款，常常不能按期交纳，所以延安古志称宜君为上疲的地方。

城池

宜君县的城池，远在明景帝年间，由主簿季仲和开始修筑，因采用石渣筑城，没有成功。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由县丞杨安，依照县城原有的龟山地形，分筑上下两城，周围五里三分，高二丈五尺，池深一

丈。上城有一个向南的城门，因年久失修，城门的名称，无从考据。下城有两个城门，南门叫保障门，北门叫金阙门。这个城址到康熙十七年，虽然经过县长贾有福修葺，但历时太久，城垣又漫漫颓圯了，只余门基墙址，现在又申请重修。

镇堡

五里镇，在县东六十五里，该镇去石堡五里，过去在石堡设县治，所以名乐乡讲约所，并且社仓也设在此地。

石堡，在县东七十里，平原宽广，物产丰盛，还有高大的城墙，巍然建立，明代曾在该地设置县署。

古迹

玉华宫，在县西三十五里凤凰谷内，谷地共约九顷。唐初贞观年间，修建正殿五间，都是瓦房，其余的房子一般都是用茅草覆盖的。有人说玉华宫的空气清凉，远远超过贞观时之九成宫。玉华宫，后改为寺，寺内有萧成殿，当年玄奘法师在这里翻译过经典，他每次讲到玉华宫时，就说玉华宫这个地方，真是浮在大自然界的大罗仙境也。中唐诗人杜甫写有玉华宫五言诗一首。

山川

玉华山，在县西南四十里，唐太宗曾在这里修建玉华宫，遂以此山名玉华山。为太宗避暑盛地。山的西边有驻蹕崖，为太宗避暑行宫，东边为石室，山顶有瀑布，直流而下，势若飞雨，名曰水帘洞。山下，就是醪醕泉，水清澈可饮，东流到彭村入杜村河，河谷水渠，有婆罗树数株，绿树清波，相互掩映。岸旁有石碑一块，行人过之，形影毕照，名曰形影碑，相传此碑，为术士所破坏，甚可惜也。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在此山获一角兽，当时传为金麟，即于此置玉华镇。

太子山，在县西南四十里，据秦史载，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命太子扶苏去监工，扶苏路经此处休息，遂以此名太子山。

南泉，在县城以南约一里许，又名四季泉，因泉水颜色常因四时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故以此得名。井有三穴，水清冽而味甘，上下城居民都汲饮此水。

公署

宜君县府，是在明代洪武年间由县丞王文辅修建，地址在下城西北角，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又经县长李相复增修之。崇祯时，战乱迭起，县城毁于烽火。到了清顺治十二年，县长郑名又移建县城于上城，此后县城地址即设在县城的龟山之顶。康熙十七年，县长贾有福复扩建正厅三间，二堂三间，均已倾塌。在正厅的前面，有东厢房五间，西厢房六间，都是县府人员宿舍。仪礼门的两边，一是西角门；一是东角门，西角门以西是土地庙和班房，东角门以东，又是县府的囚狱和马房，仪门外南面，就是县府大门，今已见不到它的遗迹。正厅后边，有房子数椽，用作官舍，惜房子狭小，住不到几人。

军队的营署，原来就没有修建，在清顺治初年，仅有参将、守将二署，都在上城。参署在县府的西边，康熙十五年，经参将张光焕又加扩建。守署在县东北阙。至于武官中的千总把总，均无公署。

学校

孔庙，在下城以东，明洪武八年，由县长金声建修。背面靠山，面临街道，规模狭隘，前边有大成殿五间，殿堂下左右，各有房子三间，分作东西两庑。这座祠庙，在明英宗顺治年间，经县长范宁重修，李相扩建，到了满清顺治年间，还经县长郑名重修，周之简续修，林矿于康熙四十四年复加增修，以后还有署县事前代理三原县长查遴在雍正七年修自由式后墙，以及沈华给孔庙捐赠祭器等，可见历代对孔庙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在大成殿的后边，原有启圣祠旧址，后改建崇圣祠。清雍正元年，还发布通知，对孔子五代都追赠了爵位，并在祠内安置了牌位，每当春秋三季，都举行祭祀，礼隆师表。

名宦祠，在孔庙的辕门北边。

乡贤祠，在孔庙的辕门南边。

明伦堂，在孔庙的南边，所有斋房厢房都没有建立，堂后为训导宅。

社学，在学校西边，是明知县范宁修建的，仅有人庑几间，今暂设私塾于此，将来再议定重修。

仓 场

宜君常平仓，原先都在各乡设立，明代献宗成化年间，由知县王泽才把仓房搬在县城内，这个仓房因年久失修，漫漫倾塌。到了清康熙四十四年由于赈粮及剩余之军粮，无仓可贮，才由知县林矿请领库银在下城南门内建造仓房共三十间，后来又逐渐倾圮。雍正四年复经知县毛汝洗领库银改造南廩七间。六年代理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接奉上级公文飭令修建各郡县仓廩，又领库银改造东西两廩共十五间。此外，还由查遴捐献工资建造仓厅三间，现在新旧仓廩共三十间，仓厅共三间。

社仓，是在各乡建立。雍正六年清朝令飭各县在四乡以村堡统计，按社建仓，并设仓正仓付各一人管理出纳。可是宜君处在山区，窑穴为多，庄堡很少，尤以西南乡为甚，所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只分设社仓三处：一处东乡五里镇，计房十间。一处北乡，偏桥镇，计房十间。这都是由代理县事三原县县丞查遴经手督造的。至西角乡的社仓，因地区条件所限，不能分设社仓，只在城内合并建立社仓一所，计房十二间，这些仓房，是由知县沈华鸠工修建的。

藉 田

藉田共四亩九分，在县城以东，周围有门楼、围墙，里边立有先农坛。雍正五年，清朝通令天下郡县，每年向先农坛都行耕祭礼，以表示对先农的崇敬和对农业的重视。雍正六年，这个先农坛，由代理县事三原县丞查遴建立。九年并经知县沈华重修。

附举报老农

清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满清谕知河北省督抚：“朕想四民之中，士人第一，其次是农民，最后才是工人和商人。汉代设有力田孝悌之科，以教育人民。所有士井商贩的子弟，都不得进入仕途，表明了重农轻商之意，与古社会习尚较接近。当今士子读书，砥励品行，学有成就，为世所用，国家给予一定的公职和俸禄。至于农民则终年勤劳，手脚上都磨成了硬皮，而他们劳动所得，除一面给国家交付了一定的租赋，还要养老抚幼，这种敦厚淳朴行为，不但为那些工商者所不及，也非那些不肖的士人所能及，虽荣誉名位不及其身，但对他们的奖励罚偿总要有适

当的给予。令州县民政部门选择老农之勤劳俭朴，没有错误的人，每年举一人，给以八品顶带荣身，以示鼓励。钦此。”

又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吏部议复广西布政使张奏文令知各州县举报老农，如果所报不实，按规定降二级另用。所加的官级记录也不准抵销。受贿的州县人员应革职。照违法受贿治罪。如只有请求而无行贿事，照违法嘱托公事治罪。其它依势敢为不法的，照应得之罪加等论处。再各省举报老农，停止每年一举，从雍正七年开始，定为三年一举。如有不按规定办的，照例论处。

驿 铺

云阳驿，在县东南云阳镇，明洪武年间修建，到了顺治十六年裁并旧县领导，驿废。在驿内原设的马十五匹，驴十三头，马夫十一名，杠夫十七名，铺司六名，后在秦属蠲免案内，还酌议捐省，呈请减差以及驿通之差，使很少各案，内裁外止，尚存马九匹，喂马夫五名，铺司六名。

关 梁

金锁关，县南六十里，为西安和延安的交通要道。根据府志，金锁关原为宜君县地，现在属于铜川市。

祠 祀

关帝庙，位于上城。清康熙五十年，重修正殿。雍正五年，又重修飨殿及门楼等。在雍正三年，满清还谕知省府、州、县、对关帝三代，都封为公爵，并选择当地大庙，安放关帝牌位，每年春秋二季，由民政部门负责人举行祭礼。后来雍正五年，接奉上文，令知对关帝祭礼，须隆重举行，每年五月十三日，前殿用一牛、一羊、一帛及果品五盘。后殿系关帝三代公爵，除不用牛牲外，一切供应，和前殿相同。春秋致祭，并应按照文庙的仪礼，即前殿用牛、羊、豕、帛各一，及祭器十个，后殿仅用豕、羊、帛各一及祭器各八个，令知民政部门一体遵行。现在宜君进行祭祀，都在关帝庙举行。

孙真人祠，即孙思邈祠，俗称药王洞，其祠在宜君共有三处，一在县城南门外，一在县东五里镇，一在县西七里镇，该地石径幽折，崖岸

奇古，饶有雅趣。

孟姜女祠，在烈泉镇，即今之哭泉街，相传秦始皇筑长城时，有孟姜女的丈夫范喜郎在结婚三天，即被征往塞上筑长城死，姜历尽艰险，负其夫骸骨以归，路经哭泉街，渴甚，仰天哀号，泉忽涌出，后人感其事，乃立祠记之，明代马理写有记碑一文。

坟墓

商彭祖墓，在县北三十里的三教彭村，据说彭祖是殷商贤大夫，名铿，封于彭城，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世传彭祖享年七百岁，故以长寿名。

苻坚墓，即前秦苻坚的坟墓。在县西玉华山，据说在陕西郿县南原，亦有苻坚墓，两墓待考证。

唐将军段志元墓，在县东南三十里段寨。据史载段志元系唐太宗大将，贞观八年太宗命段志元出征吐谷浑获胜。

宋寇莱公墓，在县西南八十里贾村。世传寇莱公父母迁居于此，一夕，当地群众望见他的房内突然起火，大家都忙着去灭火，这时寇莱公出生，以后他的父母就长住这里，死后也安葬斯地。

宦迹

从明洪武以后，前后来宜君领导县政工作的，计有金声、韩慰、范宁、李相、朱明儒、李迪康等六人，在这六人中，有关他们的情况，大都不太了解，如出身、籍贯以及名号等都没有详载，更不了解他们的仕宦又在什么时候？尽管这样，可是他们的政绩、德行，虽经几百年，还能流传永久，至今不衰，啊！这是说明他们的德泽是深入人心的。金在当时，正当县政开创之初，地方多故，无论政治教育，他都能措施得当。韩领导县政，勤劳不懈、公正廉明，深洽舆情。范李二人对地方修建和兴办学校，规划周详，绩著勤劳。朱则严以御下，对群众则宽，深得人民爱戴。李以清廉慈惠见称，更富有治事才能。这些，都是他们的大概情况，详情因无记载，那就不得而知了。明代历时三百年，来宜任县事的不下数十人，那些庸碌之辈，总是寂焉无闻，就象昙花朝露一样，转瞬即逝。惟此六公，迄今仍是歌声载道，遗爱在人，将和玉山并

峙于宜君，这岂是单凭一个人的好恶和偏见而能这样的吗？不是的。这主要是由于六公的德泽深远，惠及群伦，而人民是永远怀念的。诗经上说：“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就是这个意思。

清知县贾廷璋，山东贡士，顺治年间，来宜任县事，爱护人民，倡办学校颇著政声。当时适有王永强之变，延安失陷后，王遣人来宜夺县印，贾骂不绝口，死于难。他的儿子和随从也同时遭受惨害，惜未得其名，以彰幽光。后贾奉清政府文褒扬，康熙五十八年又奉文入名宦祠，继于雍正七年复奉文入忠孝祠，并镌碑书其事。

郑名，字君实，进士，河北省人，实授宜君县长，当时地方凋弊，人多流离外乡，郑任职后，即着手招抚，兴利除弊，振衰起微，地方人士誉为有古贤令尹郑子产风。其详细事迹，曾刻立石碑，惜原碑字迹剥落不清，无从辨认。后官至巡盐御史。

贾有福，字荫生，辽宁锦州人，自康熙戊申年到己未年，在宜任县事共十二年。贾君以大将哲嗣来宜，在此万山之中，山陵起伏，人烟稀少，一里路住不到一户人家，土地脊薄，人民生活穷苦。贾君目击此种情况，并不畏难退缩，反而锐意图治，首先除去弊端，继续兴办教育。强敌压境，贾即亲临前线指挥；同时还捐资鸠工修城，以固县境。全心全力，主持县政，其功甚大。贾君详细事略，曾载入宜君县城记一文。此文系由杨筠湄代请白乃贞撰写，杨筠湄先生，宜君名人也，岂能以自己臆造，而为贾张虚声吗？贾的事迹，口传笔录，今仍称颂不衰，这就证明其符合事实的。

林矿，号二峰，浙江慈溪县人，进士。到任之初，首先除去原有的铺张费一百五十余元，接着又停止每年迎春宴费用。参观文庙，看见庙舍狭陋，多处倾废，便倡议修建，首由自己捐助修建费，地方士绅分别捐献，一时文庙房舍，焕然一新。对征课赋役，尤为关切，曾详请上级对应征赋役，按土庶分等课征，不得同例、当时丁银尚重，经查实审定，使盈虚调剂均平，人无外逃现象。宜君地处山区，丛林密茂，时有虎狼为患，乡民苦之，林常以此祈祷默佑，终使群兽匿迹，乡里安宁。由于林的善政良绩，加惠地方，故人称他为“士林楷模”，永志不忘。

李良模，号餐仙，山东人，进士。催征听讼，老成练达。当时官衙中有很多陋规，索取浩繁，苦于支应，李任职后，立即全部革除，所有里长、甲头的支付，都一身当之，不使累民。在各乡镇的驻军，由于将骄兵横，军纪很差，常和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很多人都逃往在外，城内几为之一空，就是暂住文庙上课的义务学校，也受到兵士的干扰，个别教师还遭受殴打，李对此问题，一面克制容忍，同时又密报上级，请示办法，经调解处理后，军民水乳交融，再无纷扰，所谓从容应变，消灭祸患于无形，李调任离县时，群众感怀其德，立文坊以表之。

王仕正，三韩人，仪态超俊，办事果断。到宜不久，即调军前工作，回县后，积极兴办学校，发展农业。为了扩建县府地基，捐资购民房一院，修建公房，县府东边，原有马房一所，早已倾圮，他又捐资补修一新，对于长期不能判决的刑事案件，他都一一作了妥善处理，群众惊叹他的才能，都说他有子路办事的果敢之风，人怀其德，为他立德政坊。

赵绍箕，河北省人，以邠州州判来宜任县事。当看到文庙大成殿及两庑窗子残破，即捐资修补，继又看到名宦祠、乡贤祠没有木主牌位，就感叹的说：“宣扬德范于身后，表彰隐德于幽冥，我为一县的主管，怎能令其有庙而无主呢？”那时，宜君还没有县志，于是他从省志中，搜集地方乡贤传略，申请上级补主入祠，群众都称他能阐幽扬善，光我宜邑。

毛汝诜，河北省名进士，到宜任职后，兴学育才，教民稼穡，群众欣然乐从。榷政课税，不累于民。有前任县长张虞熙者。山东进士，后改任宜君教授，贫不能旧里，有一次毛为张代补亏空，并赠送路费。群众爱张的淳厚，又感毛的高风，大家也都乐于助张，共送米三百石，后来毛调署富县事，以督修考院适因事误受牵连，群众惜之。

查遴，浙江省人，三原县丞，代理宜君县事，勤政爱民，捐资补修文庙，并建造先农坛，及忠义孝悌等祠。对军用的骡马草料等，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付给群众，无害于民。时遇大旱，他则徒步外乡，祈降甘霖。编辑县志，不惮烦劳，广为搜集资料，回溯久远。以上种种惠

政，群众有口皆碑。当他离任时，大家攀辕泣送，并为立德政坊，后调升湖广县长，未到任便逝世了。

人 物

元代孝子刘思敬，事继母敦行孝道，父亲年八十，双目失明，因遭兵乱，他背负其亲隐匿岩穴中，被兵发现，欲杀之，他号泣哀求说：“我死不足惜，老父在日，将怎样依靠呢？”兵怜其节孝而成全之。清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明乡贤杨荣，任郟县县丞，廉洁勤慎有名，永乐元年，曾旌表之。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贺琳，明洪熙元年任浮山县县丞，佐理县政，慈惠爱民，当时获有逃税而不交者，他则捐奉劝输，代为偿付。逃亡在外的人，都先后回来复业。他的政绩，不久声闻于当道。后来遭亲丧去职，群众泣送塞途。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张士奇，字秦麓，幼时已知继承先志，勤奋学习，痛亲早逝，结庐于祖茔之侧，常依树哀号。乙卯年，逢清恩选，任永清县长，洁己爱民，不惧权贵，后调任通州知州，罢运省民费三万银，鸠工筑城，又治理运河，广兴农田水利，颇著勤劳。上级赏赐玺书金爵，又调开封郡丞，当时黄河南北决口，水患严重，张乃发动群众，修筑堤防，得免黄河水患，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杨国俊，赋性坦率平易，事亲至孝，以明经担任衡州训导，因亲老路远，不能奉养，呈准辞职，后调升山水县教谕，不久又告归。为人严谨，非义不取，常以忠孝大节教诲门徒。居乡信义忠诚，不谈人过，教育儿辈，坚持家法。年七十余岁而终。

张应辰，字聚垣，明正德壬子举人，他是张士奇的少孙。事亲承颜以顺，每办一事必请命。见母稍不悦，则跪地请杖责，母寝独拱手立门外，俟母醒则安然而退，力行温清之礼。任肃宁县时，对魏忠贤党祸受株连的，他都为之一一平反，毋稍怨抑。后来调任宛平县长，该县政务殷繁，且多强霸，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到任后，首先革除弊政，罢税数千，并调查豪门巨室为民害者，分别情况，严行惩处，于是豪强者皆俯

首就范，地方安宁。当调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未及到任就去世了。为人和善，喜怒不形于色，遇事刚毅果断，深得群众敬爱。康熙五十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张仰辰，博学好古，仗义乐施。以明经出仕广文，任职期间，建立书院多处，遇有贫士不能举办丧葬者，他都慨然资助。在祁州任学政时，适城中戒严，他则亲冒烽火，守御县城。上级据其功，正在考虑他的升调问题，适遭母丧，哀毁成疾而卒，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杨竖勋，崇侠好义，扶弱抑强。群众中有不平事，常为其倾诉，而他亦乐为之排难解纷，公正处理。所以当地人士都喜为之接近，群众关系好。明崇祯辛巳年，岁大饥，他出粟千石，广施救济，全活的人很多。他以戎伍出身，官游击，颇著战功。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杨清，聪颖好学，博学广识。立论为文，严正无私。清恩科贡士，选授侯用，时以魏忠贤党祸在士绅间流毒很广，他目睹此种情况，便决计归隐，结庐西园，治家孝亲，不问时事，亲族间贫不能举火者，更多施救济，舅姑的弱小辈，也多留养抚育，视为己出，教子严明，虽值盛夏严冬，非至夜半，不令就寝，常谓读书当以忠孝为先，重在力行。其子素蕴居官严正，敢于直谏，曾上文弹劾吴三桂，滴放四川参议，人皆危之，惟他则欣然自慰，对素蕴说：“汝以忠直见放，无愧我的儿子，前途其勉之。”年八十，耳聪目明。飘然有逸世超俗之概，暇则举杯畅饮，谈论古今时事，每至月落星稀，娓娓不倦。终年八十三岁，远近奔丧者约计一千七百多人，后奉文入祠。

孙英士，字斗南，邑增生。济贫抚孤，人称道之，且胆识过人。明代延属各地，屡遭兵火，人多逃逸，土地荒芜，虎狼横行，为害乡闾。孙参与戎行，一面防御敌寇，同时又奋力驱除虎狼，其功甚大。后任坊州守备，并颁授“鹰扬课绩”匾额以旌表之。康熙五十九年代理县事赵县长详准入祠。

清乡贤杨素蕴，顺治壬辰科进士，赋性至孝，幼年丧母，侍奉父

亲，承颜和顺。父病三年，亲奉汤药，衣不解带，父歿，哀毁逾恒，形销骨立。敬事叔父，抚育孤侄，出于至诚，乡里称道。初任四川东明县长，爱护人民，训礼兴才，对捐修文庙，犹多辛劳，迄今崇祀之。后任四川道御史，以劾奏吴三桂事，防微杜渐，能予见其隐恶。持论忠直，虽遭贬抑，而大臣交章荐举，后复起任山西督学，改正文字体例，崇尚宋明理学，晋人有关西夫子之称。历任通政司参议，北京、南京府尹，遇事陈奏，直言不讳，有古大臣风。继出任安徽、湖北等省巡抚，矢志澄清，锐意兴革。不久因病逝世，著有《见山楼文集》、《京兆奏议》、《抚楚治略》、《谷城水运记略》等书，康熙三十年县长范宁详准入祠。

杨方，康熙辛酉举人，任长安县教谕，后补宁州学正，继迁西安府学教授，教育学生，因材施教，曲予裁成。在宁府任职时，捐资修建明伦堂，因从游日众，又在堂后筑宿舍以接待之，其奖励扶持后学如此。初因家贫，以教读养亲，居父丧，哭戚至哀。及调任长安时，接母讣，立即就道，时值隆冬，积雪载道，他徒步奔丧，致哀尽礼，当时他的弟弟还在襁褓，他抚育课读，备极辛劳，及长入邑庠，补廪生，后来弟又病，他亲自护理，所用衣物，都一一为之浣濯，友爱出于至性，无丝毫勉强。康熙五十九年赵县长详准入祠。

杨愈勋，官华州儒学训导。事亲纯孝，寒暑不离左右，养生送死，都一身承当。年方六岁，母郭氏病逝，日夜号泣，痛不欲生，乡里叹异之。继母李氏性严厉，稍不如意，常加谴责，但杨则先意承志孝敬弥笃，李母亦感悦。后继母病逝，杨哭泣尽哀，亲如生母。事兄恭谨，每遇盛怒，人或不堪忍受，而他则和顺承颜以待，毫无嫌怨。家中田产，尽让史弟管理，而已则泰然处之。在华县任训导时，教育学生，先德行，后文学，由是士风丕变，返于淳朴。居乡温厚和平，睦邻恤贫，遇有急难者，立即解救，人故敬其正直。宜君频遭战乱，户口凋弊，十室九空，西南乡尤甚，每丁征银二两一钱，人不堪其苦，数十年无人陈述者，适巡抚白公路经此处，他亲率士民，遮道痛陈民情，最后准酌减每丁征银三钱，人怀其德，康熙五十九年赵县长呈准入祠。

孙绳，字延区，邑庠生，仁厚有德。豪侠好义，宜君从明代到康熙十二年间先后迭遭兵火，满目荒凉，人不堪其苦，他目击这种情况，不惜捐输家资，为之筹划周旋。适清政府颁行悬丁折地亩条例，他援引规定，曾报上级批准宜君县的悬丁，按折亩办理。他如权移县制，设立军营，均平盐引，减除公用，开辟荒地等等，没有不是经他所请办的，所以宜君制县延续不坠，孙的立功不小，可惜河西道的体制，今已废除，旧案遗失，但原有的遗稿，幸赖他的子孙保留下，今尚彰彰可考也。康熙五十九年赵县长详准入祠。

孙枝秀，字实生，邑庠生。天性孝友，乐善好施。清顺治元年适固山李公率兵，驻扎七里镇，时以秋雨绵延，粮饷不继，而县长又复他去，孙奉父命，运粮三百石，犒赏驻军，李送给“忠义可风”匾额以表之。康熙五十九年赵县长详准入祠。

明代义民康允，因年荒，出赈粮，旌表之，奉准入祠。

张威，遭年荒，出粟五百石，广施赈济，地方为立石免役。

田秀明，成化十二年，灾荒严重，出粟五百石，救济灾民，请表并免役。

明代郭孝女，父维城，久病不愈，时女尚未嫁，亲侍汤药，不少懈，但父病仍未痊愈，女遂向天祈祷，割股肉以进，父病豁然。郭孝女至孝感人，特旌表之。

明代节烈妇田氏，贺恩妻，夫病，氏自毁其容，亲侍汤药，不少懈。及夫死，氏自缢身殉，当地为之旌表并入祠。

田氏，举人宁琮妻，其夫卒于官，氏携夫骨归葬，奉侍舅姑，抚育周岁的孤儿，茹苦含辛，氏时年二十，矢志不改嫁，迨后舅姑病逝，育子成人，当地民政部门报请旌表其门。

王氏，同知州张士奇妻，张退休后，迁居蒲城，不久逝世，时氏举目无亲，一身担当家务，亲耕农事。教子从师，严行课读，如有错误，常提罚之。三子俱成立，以次子应辰故，清政府诰封太宜人，终年七十九岁。

杨氏，田英妻，年二十二岁，夫亡，留有遗孤，抚育成人，到了中

年，子卒，继又抚孙，历尽艰辛，五十五年，终年七十七岁。

田氏，张国时妻，明崇祯十四年，乱兵忽至，欲辱之，氏不受淫污，被贼杀害，现入祠奉祭。

王氏，他的丈夫有一次入山砍柴，不幸死于烈火中，氏的婆母痛子伤亡，哀恸不食，氏多方劝慰，并到夫死的地方，拣拾夫骨归葬，等茔墓告成，氏遂自刎死，当地民政部门报请旌表，并入祠。

清节烈苏氏，系董其事之妻，年二十三岁，夫亡，遗子遴儒，才四岁，守节抚孤，艰苦备尝，后遴儒入庠序。氏歿、年已八十九岁，知县贾廷璋根据其懿行并与其子遴儒妻安氏一并旌表之。

安氏，蒲城县人，养女，先是生员董遴儒，因其妻无子，徇母苏氏意纳安氏为妾，但仍未育，后来遴儒病逝，氏年尚幼、决意以身殉葬，遂向董的正配王氏说：“希你好好奉侍老姑，我当从夫地下”遂自缢死。

刘氏，廪膳生员杨国权妻，权早逝，氏年二十二岁，遗一子凌汉，尚在襁褓，父母因氏年幼，意欲令其改嫁，氏闻之痛哭欲绝，坚决守节抚孤，并教育其子食廪饩，历尽艰辛，守节三十四年，时人媲为古之孟姜。

王氏，廪膳生员杨凌汉妻，夫早逝，遗三子：长杨苾，次杨芷，三杨荃。氏年二十六岁，苦节教子，很似其姑。三子均入庠序，氏守节四十七年。

寇氏，生员杨苾妻，歿，苾氏年仅二十九岁，当时老姑在堂，三子尚幼，生活贫困，赖氏昼夜纺绩，聊以卒岁。时值年荒，生活频于绝境，氏常负其子到田间拾所遗麦穗，借资度日，守节三十二年，历经艰苦。

贺氏，廪生员杨荃妻，年二十荃卒，氏恸甚，频绝而复醒者数次，继念老姑尚在，遗孤还幼，为仰事俯畜计，乃强饭自起，操女工以度日，每饭必以甘旨奉姑，细食饱其子女，而自食粗糠。不久幼子又夭殇衰伤不已，复耐心抚育幼女，迨后姑歿女嫁，人或劝其改嫁，氏惊叹地说：“当时我不即死的原因，以老姑和子女故，今则可随先夫于地下，

生复何为”遂绝食而死。像贺氏者，先守节后死节，共三十二年，夫死而不即死者，以孝慈未尽，现在姑歿儿殇女已嫁，责任已尽，可以死而无憾也。经书所谓“从容中道者”就像贺氏这样。

张氏，杨绪妻，绪常多病，及病危，绪以妻年少且无子，嘱死后应改嫁，氏悲恸对夫自誓，愿终身守节不另适，而绪犹疑之，氏遂出外更衣整装对绪垂泪说：“君病至此，已元生望，久欲明志，恐伤君心，今已如此，请先死以待君于地下，”遂自缢死。未几，绪亦随死，时氏年仅十八岁，噫！烈矣。以上刘氏至此，已四世五节，蒲城王进士撰写碑文，清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樊氏，庠生蔡藩妻，年十七，夫死。抚孤守节六十年，生活艰苦，矢志不移，地方皆称贤贞，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李氏，樊甸妻，年二十岁夫死，立志守节，以生活艰苦，纺织度日，同时教子问知成人，游学庠序，终年六十五岁，清康熙四十六年学道江公题以“歌鹄芳踪”旌其门，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曹氏，监生杨维妻，年十八，夫歿孀居，誓以死殉，饮食不入口者三日，后听从姑命，矢志守节。虽生活优裕，但性甘淡泊，事老姑敬孝，育后嗣勤劳。享年五十二岁，清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田氏，冯聚端妻，所二十二岁端死。时老姑七旬，四子均幼，还有幼侄，正在乳哺，同时氏的母亲也因饥寒而嫁，一家清贫如洗，而加上赋役烦重，氏处此情况，孤身承担家务，日则拾薪挑水，夜则纺织孝姑，抚育子侄，或耕或读，瘁劳一身，最后男婚女嫁，亦皆科理完毕。时氏年已七十，犹能亲持家业，至老不倦，清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焦氏，邑庠生冯琦妻。冯早死，氏年仅二十，时老姑在堂，幼子在抱，家甚贫，事姑抚孤，一身担负，姑每食粗粝不悦，氏欢颜安慰之。姑歿，所需丧葬费用。悉出借贷，氏纺绩偿还，昼夜勤劳，眼病尽生腐肉，无心照理。尝训其子说：“吾家世代读书，汝宜念我负薪耕田之劳，好好学习，以继祖业”。其子士整、宣佩，懿训都早已进学，氏年

六十，历节四十年，雍正七年代理县事查遴详准入省志，八年学使潘公及县长沈华旌其门。

张氏，徐升妻，十八岁夫死，遗孤仅六月，家境贫寒，少年苦节，并有老亲在堂，养生送死，克尽孝思，并不因夫有兄而少推卸责任，茹苦四十年如一日，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张氏，徐明哲妻，即生员徐竟之母，十九岁，夫死孀居，生活穷苦，时有断炊之虑。但志坚柏舟，心同金石，敬事舅姑，尽力节俭，延师课子，午夜机声尝伴读书声朗朗不辄，即今之孟母也。其子十五岁，即列宫墙，享寿八十，亦苦节之报也。雍正七年署县事查遴详报入省通志。

白氏，廪生王振基妻，年十六结婚，二十六岁夫死，苦节持家，备极艰辛。事姑必敬必孝，姑年八十，饮食口濡送咽，便溺亲扶解带，三年如一日，夫卧病在床，亲侍汤药，如此二百余天，若不知其为昼为夜。氏以夫临终无子，泣泪纵横慰之曰：“君勿以无子为忧，犹子比儿，我当为君抚育之”。于是以夫兄之子玉敏为嗣。夫死，氏纺织度日，训子进学，虽苦之画狄熊凡，何以加此。处妯娌和善，毫无间言，终年，五十五岁。

董氏，邑庠生贺有年妻，二十二岁夫死，遗子抡升，仅七月。堂上白发翁姑，膝下黄口孤雏，养育之责，集于一身。迨后翁姑殡葬，为子成家，每事皆躬亲料理，可谓苦节成家，艰苦尽尝，毫无遗憾也。终年六十七岁，子抡升廪膳生，孙绍邑庠生。雍正八年署县事沈华报请入省通志。

罗氏，邑庠生，蔡铎妻，夫早亡，氏年仅二十一岁，遗孤才满月。家贫亲老，并不改变初衷，仰事俯畜，克尽妇职，抚育孤儿，严慈并用，享寿六十余岁，孀居四十余年，清雍正八年署县事沈华报请入省通志。

重修学宫记

当前天下兴学，雍容文雅之风，盛极一时。崇尚经文，天下没有不学的人，广兴学校，天下没有不学的地方。岁祀大典，选陈菜蔬，今犹

重视。清政府尊文重道，令发训饬士子一文，教以阐扬圣德，端肃学风。春秋二祭，并躬亲孔子故里，祀以牛牲，奏以八乐，题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宫门。自汉唐以来，历朝哲后明王，都没有象今天这样办过，噫嘻！诚盛事也。古者，寓合乐受成之典于明伦讲艺之堂，而又为练习礼乐文章之地，所以文庙的建立，特关重要。常见地方民政官吏，每逢春秋祭礼，遵循仪式，不敢稍有怠忽，这不是深知为政的根本，而远一般俗吏的所为，怎能以此为急务吗？宜君处上郡之南，西安之北，为西北的门户，兵强民安，武功赫然，而且人才辈出，代有英豪。特文庙地址，异常狭隘，从堂上到基地，大都不够适中，几经岁月，从没有人修整过。乙酉年林君矿，江浙名族，来宜任县事，见到文庙祠宇窄小，不禁叹息，有意进行扩建，遂约请士绅商议，捐资鸠工，经营尽善，材料不经寻求而得其上品，工匠不经召唤而奔赴前来，不到一年，如祠舍、窗户、两庑泮池等处，已全部竣工，庙貌焕然一新。到了丙戌之秋，又在文庙举行祭孔大典，一时冠裳云集，踖踖一堂，宜邑称为盛事。宜君系冲要地区，吏治繁剧，宾从络绎，车马仆仆，日无暇给，加以公文投送困难，疑其公务之綦忙。乃林君自任职以后，除杂派、平编审、设仓廩诸多善政，众口称颂，又兴废举坠，广设学校，这不是深知为政之本，先急务而办理的吗。由是宫墙屹立，礼仪修明。仰承上级兴学育才之盛心，广扬国家右文崇道之雅化，则此举所关至大。我来宜君任县政，常往谒文庙，也很想继续林君之所为，终于有志未遂，以视林君之才能，自愧有所不及。乃不揣冒昧而为之记。以志林君之贤兼以愧我之不逮。

关帝庙重修碑记

我承上级委派，分守云阳，任职开始，即往谒寿享侯庙，环顾祠内，建筑高大宽敞，侯的忠君受国的精神，凛然犹在，统营中的官兵，为关帝庙刻石立碑，嘱我为记，我很同意并赞赏的说，唐虞之世，今已久远，要谈天人一体，安身立命之学，必以孔氏为本，要谈忠孝节烈之事，必以寿亭侯为宗。然而，孔氏为文教之师，天下没有不立庙奉祀，从郡县以至远乡僻壤，无不金碧饰其像而祀之，比较寿亭侯的祀享，尤

为隆盛。我以为孔氏之道，辟异说，崇正学，使后世不迷其方向，孔氏之立功于天下也深而微。生为万人之敌，歿而威灵显赫，除邪卫正，侯之立功于天下也显而著，至于浩然之气，贯日月，并河岳，万古不磨者，皆先后同功也。况当汉室陵夷，曹操专政，虽张辽荀彧等人，也为曹出谋划策，而侯以单骑羁旅之身，寄居曹营，日蒙非分之宠，并不动摇初衷，义重桃园，后来守镇荆襄，力扶汉室危局，迁都许昌，曹阿瞞怎不心怀惧怯，白衣摇橹，吕子明怎不施用诡计。侯以至大至刚的正气，降服于禁，义彰庞德，报曹优礼，立斩颜良，且喜读春秋，秉烛达旦，这和孔氏的删诗，定礼、赞易、修书，秉笔褒贬者，若合符节。宜君几经兵火，仰侯在天之灵，平安度过。乃历时已久，祠宇残破，今复修建一新，而绣像更加壮严肃穆，啊！侯生于汉，今一千多年了，精神凭依，无时不在，并不因事或显或晦，而将士群民在躬亲顶礼之时，益感其神灵庇护如在左右，直与孔氏宫墙并传不朽，其为功岂浅鲜吗？康熙五十八年，某年某月作记。

药王祠碑记

从耀县经过神水道，向北越子午岭，再下三十里，举目远眺，远近尽都是山岭起伏，所谓龙飞凤舞，尾环昆仑，首注黄河，形势巍巍峨峨，而崛起于穷峰之外的地方，就是宜君县境。该县周围，群山环拱，向西而南，行不多远，又是山迴路转，地形奇绝，登高俯视，则见浮云飘渺，清泉幽谷，其中怪石古木珍禽异兽，各具形态，若跪、若立、若畏、若揖、若颤、若伏，苍翠变幻，绮条攀绕，不知谁家能工巧匠画得这样妙图。后人就在这里建立了药王祠。要问这祠成立于何时，谁也不知道，就其现状看，大约也不下几百年啊？现在进香摸拜的人，络绎于途，香烟缭绕，有求必应，这不是神也爱其山川之秀，眷恋而不忍去吗？独是遗址残破，祠宇萧条，历其境者，虽想目送远去，袖拂爽气，惜不可得，岂不辜负造物鍾秀之意而貽神明之忧戚呢！康熙戊子年这座药王庙，经过当地军民，协力资助，重加修葺，凿石开地，冶瓦盖覆，涂金墨绣，庙貌庄严。明年秋季而全部工程告竣，不仅无鸟鼠风雨为害，而神明也再不生变异，从此，起沉痾，登寿域，造福无穷了。嘻

吁！古今之变，沧桑迭易。当我们由县而西，登上玉华宫，想见昔年文皇君臣所建的遗迹，仓鼠古瓦，亦渺不可寻，独留有坏道哀湍，增人悲切浩叹。不意唐室一默默无闻的隐君子，他的祠宇却是这样的美奂美轮，代有更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德行而能办得到的？而是处此盛世，百废俱兴，所以人兴而神也灵了。历来有志之士，所迁非偶，不能附托于青云骥尾而终湮没无闻者，不禁为之一叹。后之人看到斯记当有同感的。

孟姜女祠碑记

宜君县南边三十里，有哭泉乡，其地有孟姜女祠，祠下有井，涌有清泉。一次我路过此地，询问此井的来历？据当地人谈，在前秦时代，有孟姜女者，沔川人，配夫范喜郎，当秦始皇筑长城时，范被征服劳役，因怠工，被筑死边城。但姜是不知道的，乃为其夫千里送寒衣，冰天雪地，长途跋涉，及至边城，始知其夫已死，悲愤号哭几昼夜，突然城墙崩裂，暴露无数尸骨，而范的死骨，又在何处？无法辨认，这时姜忽想起人说，凡是亲人之血，都可以入骨，乃自咬其指，滴血历验，终得一骨，始知其为范郎之尸骨，遂负以归。行至宜君三十里，体倦口渴，欲饮无水，仰天哀号，未几，泉忽涌出，清澈可饮，后人哀其行，遂以此地名哭泉乡，以志其事。姜女由宜再往前行，路经同官，时身心哀瘁，病体支离，亦死于途中，故铜川市亦有姜女庙。我在童年时候，曾听人谈过此事，心甚疑之，今到哭泉乡，又听当地群众反映，乃恍然自解。以前我曾经过此地，未暇参观，等我回来时，复过此庙，适风雨交作，及作片刻逗留，岂非姜女之灵有意留人为其表异吗？噫！一妇人女子，乃知守节重义，世有徒为丈夫，其行为反不若妇人女子，则姜女的懿行，有益于世风也大矣，岂可以寻常之事看待吗。

宜君城记

背靠北塞，西阻环庆，东带洛水，南有黄龙，山路崎岖，西与泰山相会合，岭险峡急，巍然突起，而为关中的咽喉者，就是宜君县地。县城依据龟山之形筑成之。明代成化年间，县佐杨安先以石渣筑城，旋即倾圮，加以战乱仍频，城颓而庐舍荒芜，狐兔伏居。十多年来，人多不

认其城址，迨后满清入主，顺治癸巳年复移驻重兵，镇守斯地，而县府地址，亦同时搬入城内，当时城垣壑池均废，迭经修葺，终无成效。康熙戊申贾君，以大将后嗣，出宰宜君，捐资助金，兴废举坠，原想修筑县城，继念人民疾苦，未便役使，乃除去浮丁，减轻驿困，严保甲，兴学校等，而人民亦得休养生息。正当兴工修城，适贾丁父丧将去，宜民群集军门泣涕挽留，此时延安一带迭遭兵火，敌掠洛川，富县等地，千里之内，无一地坚守，而宜君参将杨宗道复调驻甘泉，仅留空城一座。中部被陷，又窥娘娘庙山，气焰猖獗，势欲夺金锁关，以阻清师前进。当时，宜君县城，危在旦夕，贾君日夜披甲巡城，敌见城上军容整肃，不敢前进，贾君乃间道亲率乡勇，击敌于娘娘庙山，大获胜利，收复了延安。是固因国家武功之彪炳，而将帅用命，指挥若定，贾君实有力也。乱平后，群众请曰：“非公孰保我土，公即长城，公实长城，城终不可无”。于是再议筑城事，远近群众，都欣然奔来，一时筑城工程便开始，贾出资募夫，未罚一人，不一月而工程告竣。我的同年扬筠湄，由湖北来信，嘱我为文以记其事，我说筑城大事也，春秋一书写其事，意在慎用民力。在战国时，有人为韩氏筑城，限期十五天，当时段乔曾任司空的职务，发现在被征的劳役中有迟到者，就囚禁起来，受囚的儿子，便向另一个担任封人这个官职的子高说：“唯你能活我的父亲，希望协助一下！”于是子高入见段乔，自己登上了城，便说：“美哉斯城，这样大的工程，自古到今能有无罪的人，却又被杀掉了吗？”子高出，段乔便将所囚的人释放了。噫！韩氏限期，子高用诈，段乔贪名，这些人尚能载于典册，象贾君既不劳民，也不严令，很快的就把城筑成了，这可以传矣。筑城以坚，使民以说，工程从康熙戊午年九月开始就到十月完成。贾君名有福，三韩人。

修仓建厅记

国家积贮食粮，上应各地不时之需，下备人民灾荒调剂之用，这一措施，确系是利国利民之举。而积贮的急务，当以建仓廩为首要。宜君虽然是山岭重叠的地区，岩居野处，人口稀少，且社队的组织，仍然存在，兴建仓房，实为亟需举办的事。但在明代兵火以后，乡民离散，仓

廩旧制已淹没无存，清政府成立，国家招抚安居，减粮减税，安定生活，但仓廩还未建立，怎能体现为国贮备之意。康熙四十四年宜君县长林矿，浙东名进士也。遵上级指示，请拨专款，在下城南边建仓房三十间，因风雨剥蚀，又逐渐倾颓。到了雍正四年，继任县长毛汝诰，复请准改修南仓房七间，并把原有旧仓房，再加修葺。雍正六年秋，我以菲薄庸材，谬随上级委派，代理宜君县事，铅刀小试，治理维艰，加以军需浩繁，日不暇给，凡有关国计民生之事，举不胜举，当我工作之余，常常考虑应办的事，都想分别办理，很巧又奉上文令飭各县修建仓廩，于是我便请领专款积极准备，改建东西仓房十五间，其中还有破旧仓房三间，过去常因上级派员视察时，临时搭盖厂棚，一时不易立办，于是由我捐献工资，还在旧料中，拣了一部分好的，加工利用，此项工程，不几天就告完竣。并题以“富国裕民”四字。其余仓房，虽未尽改建，但岁修仍可使用。所有这些事情，我怎敢言功，只不过是重视国家惜财爱物之意，后之人莅莅任斯土者，应当教民勤劳，深耕细作，使层峦山地，尽成膏腴，穴居野处，户庆仓粮，这又是国家藏富于民之意，当于积贮之举共相媲美也。爰书始末而为之记。

请减丁银疏

为减轻丁银重累，使逃民复业，以广盛德事。查陕西省地方，从清朝开国以后，历年丰收，以前逃荒的人，今已慢慢复业，惟独延安所属各地，复业的人很少，考查其原因，就是丁银重累，使逃者不敢返回，现有者还想迁逃，臣等不胜惊异，遂细细检查，才知陕西丁银征额过重，实为其主要原因。查原来赋役全书所载延安所属丁银共十五万二千有零，顺治七年，奉文免去逃亡丁银七万七十有零，顺治十一年又免去续逃丁银六千八百有零，而在康熙六十年内先后免去水冲逃亡杀伤及包赔人丁共一万有零，这都是国家之德施，而便民贷予，所谓至深且厚，虽然延安各县经过多次减免，但地方终无起色，荒地仍未开辟，总其要，还是因为明初定丁额之时，不知是何用意，延安每丁竟有至四五钱或一两以上者，臣开始知道这种情况，总认为丁银较重或粮银稍轻，后查其征粮科则，都差不多一样，夫同为盛世之民，同为丁役之赋，而独

此一方则多一丁，也就是多增加四五六七乃至一两以上丁银之累，穷苦的人民，实难担此过重的负担，而况荒年逃亡之丁，又责令其未逃者赔纳，怎能不使逃亡者难归，而现存者又思去吗？臣以为此时就是把逃丁逐一清理，照前豁免，当然上级可蒙见准，可是丁银之规定不减，仍难免逃者还是逃，未逃者加重支纳，虽欲流民复业，却非常困难。要是把延属各县丁银，都规定每丁课银二钱，凡有超过的，皆应减免，除黄陵、神木两县外，总计十七县丁银，共应征一万零四百七十两二钱，较之现在征丁银二万三千三百六十多两，也不过只少收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但从长远计，目前虽少收一些丁银，可是未逃的共相乐业，逃走的都相继来归，还有外地之民也都闻风来此，将来编审按丁渐加，即使现在少收的丁银，也不难全部填补，于国赋无亏，于地方还可广开荒地，实有裨益也。倘蒙允准，至某县应免丁银多少，俟部文到日，再飭令布政司转飭各县查明造册另案具报。

延属丁徭疏

为延属困苦已极，丁徭重累难堪，敬陈积弊，仰祈详议，以救民命事。当明代之时，天下的兵火，开始于西北，而臣乡延属各县，受影响最大，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纵横各县二十多年，继以明末崇祯十三年，灾荒惨重，父子相食，几无余生，这一方的人民一半死于烽火，一半死于饥饿，今日所存者，百人之中仅一二人，这还是出万死而就一生的，所以原野萧条，庐舍荒废，从宜君到延绥一带，走了几天，还见不到烟火，到处野草丛生，虎狼横行，要想休养生聚，非动用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力，必不能恢复旧观，乃今日积困大害，更有万倍于别处的，就是丁徭一事，臣若默默无言，岂不是灾情日趋严重，闭于上闻，终于走向死亡的道路吗。臣官直隶，就以直隶的钱粮相比，直隶的地亩丁粮，总叫做条鞭，起解存留，通融支收，每丁征银不过一钱二分，是以百姓乐输而易完，至于延属各县，则不是这样，田亩所出的叫大粮，人丁所出的叫条鞭，大粮作为起解额征，还有定数，条鞭则以备存，包括留官役的俸薪，工食及师生的廪食等，均系必要之经费，还有上级提册催号的费，各差役供应需索的杂费，以及各县的驿运和守城各费，都出其中。哎！千疮百孔，那一个不赖

此半死半活之血膏吗？以致每年每丁交费有到三两的有到四两的，较之别处一钱二分的征额，相去远矣。延安处万山之中，土地寒薄，收成很少，多年来都是天旱粟死，收粮数石，只能换银一两，且当地人民赋性朴实，不善治理生产，经营商业，又因山路阻隔，缺乏交通工具，所以苦守本业，毫无积蓄，就是罄一家之产，也不能供给终年三丁之费，而况一般衣服烂缕，啼饥号寒的人吗。因而淳朴的人卖子付偿，奸狡者不是携家远走，就是挺而走险，常看到开征之时，父子愁叹，夫妻对啼，而抛弃亲属，离乡背井者，比比皆是，流浪异乡，进退两难，情景良深悯恻。就是官其地的人，看此颠沛情况，亦皆有死之心，苟延残喘，然而形势所迫，徒唤奈何，惟有仰天长叹而已，要不及时根除此弊，就要把延安人民尽驱于焦土，把延安各州县都沦为荒丘也。伏祈上级痛念此一方的子民，飭令该部令行被处的抚、按、道、府、大力整顿额征款项，虽丁少费多，不敢希望一钱二分的额征，也应适当地调整，去其无益，不使重困难交，使奄奄群众渐有起色矣，伏祈明鉴，飭部商议施行。

驳纠藩臣疏

为藩臣拟任用朝官员，有渎官职，谨据疏驳纠，伏祈行文飭遵，以正名分事。最近阅官报载平西王恭请升补官员一文，内以分巡上湖道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还有奉差部员也在内，臣不胜骇异。夫国家用人，乃系国家行使政权，执行赏罚，惟有朝廷主办，至于升迁调补，也惟有以朝廷的名义行事，这种制度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即使经略用人，虽然在过去有吏部、兵部不得为难的指示，也应限于军前效力的官员，或在五省之中遴选人地相宜，有资历的人报请上级委派，从没有听过藩司用人，谁都不能干涉，竟在现任的京官中，公开坐缺定级，象该藩的作法，如照该藩的意见，云南苦于求才困难，如求才远方，又恐使用不便，就按他的说法，四川去云南较近，还可指日可到，若京师、山东、江南等省，离云南、乃河山万里，远涉长途，费时费事，不知所谓远者，将吏在何方呢？况该藩用人，国家特予以方便的原因，就是就近调补，无累地方之故，倘若把所有的官员，不论内外大小，都任其选择任用，则不如归其权于吏部，照常叙用，尤为名正言顺。即使云南是新建地方，料理

缺人，所有现任人员的情况，都很难掌握，也应首先呈准，再由吏部照缺补委，才是权宜之计，何能径行任用，岂不是轻于名器而渎官司制吗？夫古来人臣忠邪的区分，开始没不起于一念之放肆，在该藩从政有年，应熟识大体，此举即从封疆着想，当然不会别有用心，要知防微杜渐，应慎于几先，伏祈国家令饬该藩以后应力图进取，严加注意，一切用人大权，都当报请上级，则上下关系两全其美矣。我系新进人员，不知忌讳，所知者惟国家大体而已，冒昧直陈，伏祈明鉴采纳施行。

宜君县志跋

闲尝读诗经，即知国风十五篇，就是十五国之志也。读书经，即知禹贡篇，就是九州之志也。读春秋左传，看到列国诸侯的编年纪月，即知二百四十二年之志也。又读礼记王制月令篇，何一没非三百三千之志吗。三代以上，帝王将相，开国建业，以创立天下的法则，这叫做经，所谓经者，就是天下不可变易的道理；三代以下，名公巨卿，兴废举坠，以维系天下之风化，又叫做志，所谓志者，就是天下不朽之盛事。所以，上自郡都以及省县、没不有志，各记其地风土人物，籍供采访政教民风者，有所选择，诚盛举也。惟我宜君，几经兵火，有关地方文献，散佚殆尽，见于州府志所载的，也不过寥寥无几。到了清政府，前任诸名公，也尝编修县志，惜未能竟其事。沈青崖先生，江南世族，出任宜邑，政简民轻，办事明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造福人民。任政多年，慈慧爱民，如捐献文庙祭器，邀请义学老师，兴办学校，催募马夫，送迎学使，严禁宴礼，亦正世风，并先后罢除杂费，裁盐课耗银，免地畜额税，平买祭品，而镇集不累，代完积欠，而乡里安康；除去看仓盘粮之门差，裁汰解犯伴送之夫驴，惠政斑斑。士民讴歌其德曰：“前有查父兮后有沈母”继调任武功，群众攀辕泣送，如赤子不忍离慈母，树立德政碑，德政坊以及绘像悬匾等，以申怀念。适奉上文，先生参与纂修通志事，一到宜君，即搜集有关县志资料，见到前任查公编修的县志，旁搜远绍，细大不捐，或遍访古迹，或旁寻残篇，苦心孤诣，夙夜不懈，惜不久仍返回三原，未竟全功。于是再由沈先生接办，经过详查细访，拾遗补缺，始印制成卷，其对于正人心而善风俗，岂浅鲜

吗？宜君县志，昔毁于战火，今复书成问世，光我宜邑，查沈两公，实有力也。查公草创，沈公润色，查公谓之金声，而沈公谓之玉振也。我知县志之成，在我邑可以劝善惩恶，彰德宏治，即是我宜邑之春秋；也即是我宜邑之诗书执礼也。我不揣简陋，爱就管见所及，书以赞查沈两公辑录之苦心，以见其大有造功于宜君也。

宜君县志后记

当陕西省编写省志时，我的同宗沈寓舟先生参与其事，同时我也参加省志的校对工作。到了第二年我就调任宜君县事，接任之处，我先询问县志编写的情况，知道还没有成本，虽然也经前任查君编修过，但没有完成。所收之稿，有很多尚待调查考证，分类档案。我认为编写县志，岂能因人而异，遂不揣简陋，利用工作之余，搜索有关资料，又和地方士绅研究进行，就在这时，我又调任武功去了。自思我在宜君，为时不到两年，虽竭尽愚诚，但也无善政可言，只是县志一书，尚未编成，于心耿耿，及到武功以后，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使该县县政初告就绪，乃就从前所收集宜君的县志稿，分类编排，共分三十六类，缮写成册，送请沈青崖先生，请他撰写一篇序言，刊在书首，是宜君县志，从无到有，不可不记，我岂能以自己无文，不置一词以附于书后吗？夫县有志，所以昭信守也，上自天文地理水利，如祠庙、邸宅、陵墓，以及户租、物产、人物，官制、礼仪、职官、科贡等，统列入志书，不仅于人心风俗攸关，也是典型制度所由存也。宜君虽然偏小，象唐太宗的玉华宫，王老的登仙台，商大夫的古墓，唐将军的遗迹，孟姜女的芳型，刘孝子的懿行，所有这些，岂能让其无志而湮没不彰吗？当今国家发潜阐幽，无微不显，并通飭各省重修通志，特别在陕西又得沈先生悉心综理，大力修纂，确系千载一时的盛举。我本庸才，谬承上级加意培养，予以重任，惟恐力有所不逮，只有勉尽绵薄，籍图贡献。至于此书之成，都是由于沈先生领导有方，而创始经营，博采详考，沈君之力为大。近几年来，宜君元气稍复，风气日开，更有名公莅任是县，将和当地人士，继续搜寻遗篇，使县志内容，更臻完备，这是我最为希望的事。时雍正十年岁在壬子六月初十日吴趣沈华谨识于武功署斋。

后 记

2008年标校合订本《宜君县志》，历经年余，终于结集付梓成书。我们深感欣慰。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挥毫正历史，运毫写春秋，是华夏文人学士历来夙愿。宜君县地域偏僻，文化落后，地方志书少得有如凤毛麟角，寥若星辰。现存最早的版本，只有清顺治《宜君县志》手抄本（一册），和雍正十年刻版成的《宜君县志》（一册）。此两种同一时期不同年代的版本，对全县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记述都较为简略。但作为仅存的方志专著，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对以上两种不同版本，虽说胡正源、李幼芳两位老先生整理、译注、再版，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对原古文未作标点断句，对古体繁字、通假字或注音不准，或有注音未标调号，即使阅读原文，仍有许多不便之处。

整理、标校历代的志书，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业务之一。为了充分发挥志书资料的“存史、备查、借鉴、致用”的功能，县委史志办公室精心组织，特邀已退休的文化界名人，重新标校、整理再版《宜君县志》。在标校、整理工作中，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委书记熊晖、县长刘冲等领导同志多次过问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审阅志稿后，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

市史志办公室主任谢常山、副主任柴志忠、方志科科长刘耀林同志对本书的标校、整理曾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并邀请有关部门领导进行了评审指导，提出过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退休老教师杨烈忠、张充、刘新海等克服年老体弱之困难，不但亲手挥毫标校，整理本书，而且对此项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为志书的早日出版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我们对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我们力求做到“核准、严审”，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此书虽已问世，但失误在所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敬请各位读者纠错指正，不吝赐教。

整校小组

2008年9月

责任编辑 白连仓

封面设计 苗福红

内部资料

工本费：85.00元